



拙齋集得殘帙存三至五卷康熙刊本有朱勳之印

海監胥卿朱氏號魯瞻戈字瀉亭圖書

僕橋朱澤民兄藏有完本擬借鈔首冊

以朱半塘恭壽手跋全部見眎爰倩錄第一二

卷合成全璧并寓坵朱跋於後以見先哲遺著

得此而三堪以永存天壤里後學費寅謹記

先高祖拙齋集家無藏本板片漫漶散佚已久嘉

慶戊午余婚于濟美祝氏伯岳東洲先生詢知先集

失守以此為相見禮如獲至寶東洲先生此書得之

家甚廣伯祖有名印可證趙璧之歸亦有因緣焉

恭壽記

此為朱半塘手跋所稱恭壽伯祖名其忠字

直升又號揚庵乳隆丙子舉人少從張北湖學以孝友稱

著書甚廣遺稿等均已海內無存

夫見浮葉而為舟觀轉蓬而為車師蜘蛛而結網觀

鳥跡而作書以制器者尚其象而況于文乎雖然效

秦漢者傷於鉅釘效晉魏者傷於駢靡效唐宋大家

者傷于選悞而顏敝夫效之而不免于得象而遺神

是亦學之者之過也今之操槩者喜效唐宋大家之



拙齋集得殘帙存三至五卷康熙刊本有朱彰之印

...

...

...

...

...

叙

古之作者莫不有所效法以自成一家言易曰擬之

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又曰崇效天卑法地蓋學之為

言效也雖至人亦必先效而後覺擬之議之而變化

生焉其始不出於模範而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且

夫見浮葉而為舟觀轉蓬而為車師蜘蛛而結網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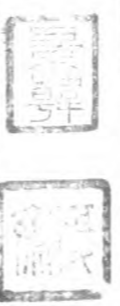
鳥跡而作書以制器者尚其象而况于文乎雖然效

秦漢者傷於鉅釘效晉魏者傷於駢靡效唐宋大家

者傷于選悞而類敝夫效之而不免于得象而遺神

是亦學之者之過也今之操槩者喜效唐宋大家之

查序



文矣以為是便于訓詁使人易曉而一二有志矯俗者復綴撮薈萃但求詭于字句間是讀一爾雅而諸經可盡輟也善乎先生之言曰文章無今古要在得其真意到筆隨分唐宋與伯兄夏重重論詩云爾其於為文之道何獨不然會之于心寓之于目達之于詞得其真而陳言務去其有所效者精蘊本乎六經旁搜及乎百家諸子考鑑乎史氏博採乎遺文其實未嘗效者或似秦漢之雄厚或似晉魏之藻績或似諸大家之環瑰各出而不得名之曰某也效某而為之先生之於文可以自名一家矣先生學有根柢不

朱

樂趨世俗求工聲律之文志在千古而不爭一時闡明大易春秋功在翼經續纂文獻通考留心典故偶有著述醇而肆焉時且方之震川然亦成其為宋子之文而已矣近時姚江黃黎州文有奇氣絕類子長豫章魏氏摸揣左國先生兼二子之長知其所效者不拘己于一家言故能令人莫測其何所自來也曩予從兄韜荒志為古文早震聲京楚間為先生畏友審言尚在亦當與竝驅中原東南有數人乃使文章宗匠先時零落又可慨夫先生年且老矣壯心不已猶將俛首從事舉子業予謂有一不朽上駕古人豈

區已人世顯晦之迹足以抑屈其志氣韜過其光華者哉君家紫陽羽翼聖教倡明絕學寥已數百年後拙齋先生東海一別祖矣

同學表弟查嗣珣東亭氏拜題

拙齋集叙

夫文章者天地之元氣與日月爭光山川竝峙歷運會而不可磨滅夫固有至德存焉故吾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今讀吾與三表兄之文而有以知其故矣兄之文切實正大光明俊偉如三光之燭幽五穀之療饑非如世之尋行數墨駢枝儷葉之徒所可幾及其取材也博其抒意也遠籌策安危激勸忠孝蓋有意當世而非徒以言詞也者故墨兵筆陣可以橫掃千人而厄於時命屢不得志于有司老為明經祭酒時放筆一瀉千里以申寫其激颺結轡之致雖單瓢

屢空凝塵蔽榻其自守泊如也晚而諸子皆有俊才能世其家學相與其先侍御及康流先生之文章著作端拜雖誦求其所以無愧于古人者次公果舉賢書餘俱茂才高等所至正未可量今海內學者絕響而吾兄能抱獨守殘振音于空谷之中歸然不廢嘯歌所謂道大知希曲高和寡然川媚山輝不能掩其光芒昔君家紫陽先生為世大儒百代宗仰如五星之在天芒寒色正兄以裔孫踵其清塵言坊行表風規羽儀肅穆輝映望而知其為大賢之後文章爾雅亦髣髴相似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窮則獨

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道固不以顯晦殊也且兄平日所著有大易春秋測微及續文獻通考補諸書皆有以闡天人之奧抉義理之微發明制度典章之要藏之名山真可不朽記序詩文之屬特其餘技耳一然其發餘之光蔚然炳然已為有目之所共賞而豈予之私好也哉吾家自文直大叅而下凡十數世與君家重姻壘戚德義相淑故吾得以深悉其淵源而叙之若以吾為知言也者我則何敢

康熙己卯三月吉旦同學表弟祝翼恒拜題于濟美草堂

徐之詩以吾為味言也昔者限可幾
我亦重國遠海盡羨昧欲姑吾以
之亦汝也若吾家自文直大參而
其幾翰之味薄然也然已為前日
蘇之名山真可不味信矣昔文之
前以闡天人之與外羨野之幾幾
日始著前大易春秋傳經文禮經
善其長盡限兼善天下道固不以
與章之要

拙齋初集目次

東海朱齡與三著

卷之一

書序

上太守嵇公書

又上邑侯許公書

與李武曾書

與徐敬可書

與查漢園書

答查漢園書

上邑侯許公書

又上邑侯許公書

與表弟夏重德尹書

與趙子亶書

又與查漢園書

答陳敬之書

與陳敬之書

又答陳敬之書

吳子哀仲遺藁序

壽查虹成舅六表序

四書寤言序

真樂堂集序

岳眉山壽序

贈王子龐序

送查子韜荒再遊楚中序

壽舅氏學圃先生序

壽朱母序

徐子才古樂府詩序

送太守稽公謝病歸里序

悔過箴序

朱母賀太孺人壽序

送韜荒夏重二子出遊序

送薛天泉歸里序

送宋梅知歸里序

贈周石洲序

送邑侯許公欽召北上序

送徐敬可入都序

贈華義奕序

贈王甫瞻序

送凌昭侯應召北上序

壽陳母沈太夫人序

祝甥濟叔文稿序

周易蠡測自序

春秋蠡測自序

卷之二

記傳

妙果泉記

徐氏遷居海昌傳世記

鹽官海患記

重建東明禪院記

遊永安湖記

遊雲岫記

重遊雲岫記

澹泊齋記

丘氏山庄記

西村新舍記

陳仲先傳

文學王允司傳

族母朱節婦傳

止友盛南巢傳

舅氏學圃先生傳

前進士黃九烟先生傳

明經查漢園傳

異僧傳

止友查韜荒傳

止友陳敬之傳

止友徐敬可傳

止友張節孝傳

仲兒孝廉金魁傳

族叔太學生人遠傳

三兒文學協序暨兒婦祝氏合傳

文學周靖遠暨配朱節烈合傳

從弟文學嚴生傳

陸母范太孺人傳

卷三

論

天體論

天文論

太極論

經傳源流論上

經傳源流論下

諸子優劣論

諸儒同異論上

諸儒同異論下

六國論

秦始皇論

漢高帝論

項籍論上

項籍論下

表紹論

唐太宗論

宋太祖論上

宋太祖論下

大臣論

直臣論

朋黨論

宦官論

藩鎮論

卷之四

策

治道策一

治道策二

治道策三

治道策四

任官策一

任官策二

任官策三

任官策四

安民策一

策民策二

安民策三

安民策四

理財策一

理財策二

理財策三

禮樂策三

禮樂策二

兵刑策三

兵刑策一

兵刑策四

兵刑策三

兵刑策六

兵刑策五

兵刑策六

卷之五

雜文 行畧 墓誌 祭文

圖書解

潮汐解

正朔辨

星土辨

皇極經世辨

傲說

長子協庚字巽先說

拙齋主人說

種竹說

種蓮說

相說

命說

釣說

奕說

長長公案題辭

募建天台名刹下院引

先府君暨先孺人行畧

先伯父壘菴先生行畧

南湖處士英吳子哀仲墓誌銘

文學顧君恭甫暨配朱碩人合葬誌銘

祭周仲羽親翁文

祭舅母查孺人文

合族公祭方菴叔文

合族公祭玉符叔文

許夫人祭文

張太親母沈太室人祭文

男 嶽徵 協慶 協庭 全訂

拙齋集

東海朱奇齡與三著

嶽徵 協慶

祝翼恒稼叟

男 元榮 協庭 全校

同學

查慎行夏重

選

書序

上太守嵇公書

恭惟師臺本保赤之心行惠民之政凡茲九邑黎獻莫不舉手加額歌功頌德非一日矣年來水旱頻仍饑游饉至師臺復為之親踏災傷申請蠲賑以救民於萬死一生之中尤所謂二天為戴遠邇蒙恩者也然某聞之救荒于已荒者力勞功半救荒于未荒

之

者事逸而功多迂愚下士不自揣度竊有一得之獻惟師臺采擇
焉古者先王之世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
以三十年之通雖有水旱凶災民無菜色故夏箴曰小人無兼年
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然自王政衰井田廢民之有餘不足
非上所得而制并非上所得而知如欲為預備之計莫如修舉社
倉夫備荒之設倉久矣如所謂常平廣惠等名不一其法但設倉
于州郡則出納之際吏緣為奸卒有凶飢無賴而文移徃復動經
旬月且道里遼闊給散艱阻其受惠者不過近郭力能自達之人
窮鄉僻壤安能扶老携幼走數百里以求升斗之粟哉唯社倉設
于當社而斂散出入復不由于吏胥則民受其惠而奸弊無所容

誠法之最善者也今請略倣朱子遺意立為定法通行各屬收穫
之日勸民量力出粟貯之本鄉每鄉一耑擇年高有資產忠誠能
任事者一人主之名曰社司本縣發循環二簿聽其斂散登記出
入以備查核豐則春夏借貸于民不為抑配冬則計米以償以周
禮國服之法為之息遇歉則散之當社每歲終令各社以出入文
簿上之本縣本縣上之本府總計其斂散盈虛之數而勸懲賞罰
之如此則蓄積足恃水旱有資無俟議賑議蠲而拮据不遑矣不
然待荒而後救豈可及哉某平日恃師臺之愛輒敢布其區區以
裨仁政之萬一惟師臺鑒之裁之

思

上邑侯許公書

伏惟師臺愛民念切慮患思浚以為方今三藩稱逆羣盜潛萌兩浙接壤閩地奸宄不逞之徒因而草竊為患不小必須練鄉兵以禦之此非過計也然而鄉兵之名民畏之久矣故以韓琦之刺義勇富弼之籍廂軍而不能無擾者民畏為兵也民之畏兵甚於畏盜今欲行之莫若去鄉兵之名而陰行之以保甲之法師臺試下令於民曰今閩寇密邇盜賊乘機竊發爾民不可不備其各行保甲之法以互相保聚於是除其老者幼者鰥寡孤獨廢疾者皆不與其餘壯丁悉令各里造花名冊以獻每五人為一伍伍有伍長每十伍為一保保有保長每十保為一練練有練長保長練長須

擇其人之勇敢能辦事者為之其沿海要害之處尤宜嚴飭令律
有私藏軍器之禁不妨官給之器械量予工食令其以暇日練習
武藝為備禦之計又命村置小樓樓皆懸鼓更番守望盜發之處
伐鼓鼓聲聞數十里以次相接互為救援如古人之制則鄉兵不
必練而盜自除矣不然紛紛藉藉取愚民而練之編之為伍著之
于藉民未有不驚且畏者也唯師臺察之

又上邑侯許公書

敬啟前日所議鄉兵略陳其概此書生妄談惴惴惟恐得罪乃蒙
師臺優容許言許幸甚幸甚茲更有臆見未知其當與否不能默默
敢陳之左右惟師臺采擇焉今閩寇方張與浙接境奸民之往來
於吾地者焉知蔑有若非嚴行保甲則姦宄非常之變或生于肘
腋未可知也顧今之所謂烟戶冊者名存而實亡大抵隱匿者多
開報者少一切逃亡遷徙出入往來土著流寓之民皆無所稽故
奸民得容于其間卒然有變而莫知其所自是以古者死徒無出
鄉比閭族黨相保相助有罪音衰相及相共未有無故而去其鄉
無故而居其地者也周禮比長則曰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若徙于他鄉為之旌節而行之遂之鄰長亦曰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授之者授之以旌節也民之不得已去者必有所授于官而後徙無授無節則是以過惡而妄徙者此無所容彼無所授過其所則必有呵問如掌節所謂無節者有幾則不達而以園土納之使與罷民為伍何嘗聽其自為去就耶今請略做此意嚴遷徙之令民有或去其鄉或自外郡外縣來居其地者必以告給之以符驗著之于籍然後聽有而弗告告不以實者隣與保同罪其有姦宄逃亡隱匿之所不舉首而發覺者罪亦如之雖在數十里之內非其同里而徙居者皆如前令如此則民土著之民而奸盜屏迹矣不揣固陋妄為芻蕘之獻師臺以為有當于萬一否

又上邑侯許公書

伏惟師臺下車以來去姦民行保甲興利除弊寧邑之民欣然若更生矣聞今月朔復行鄉約於邑中興起教化陶淑斯民甚盛心也某更有進者竊以為讀法之典行之不厭其煩而舉之不嫌於廣蓋民之情有所感發鼓舞則翻然而興苟非提撕警覺以振興之懲創之則蚩蚩之民何所慕而為善何所畏而不為惡哉故古者每歲孟春令道人以木鐸徇子路其或不恭邦有常刑亦此意也周官之法以治教政刑之象布之于邦國垂之于門閭而使萬民觀焉鄉大夫則以正月頒法以教其所治以正歲考法以憲其所治是亦足以教矣州長乃以正月及正歲與夫春秋祭社之時

屬民讀法黨正又以四孟及正歲與夫春秋祭社之時屬民讀法族師又以每月吉日及春秋祭黼之時讀法閭師又以歲時及春秋聚衆庶之時讀法總而計之則是州之二千五百家每歲之讀法者四矣黨之五百家每歲之讀法者七矣族之百家閭之二十五家讀法又不知其凡幾矣是故於民彌親者教亦彌數不厭其詳且盡也今

天子敦崇教化加意斯民頒行訓典嘉言孔彰請於逐條之下詳為註釋通以俗語證以故事參以律令俾明白通曉聽者志倦每四仲朔日師臺親臨寬敞寺觀擇音聲洪亮者二人東西分立反覆講讀屬民觀聽講讀畢令民公舉里中善良者幾人賜粟帛以

賞之奸頑者幾人加鞭笞以辱之然後退至於各鎮各鄉師臺或於聽政之暇歲一親行然而猶患其疏也愚以為莫若倣周官遺意每十里置一義學舉里中一人年高而方正者為之師頒以條約官廩之粟每月朔令其屬民讀法暇時則以課其貧家子之無師者里中有孝子悌弟顯然善行著於鄉黨以及罷民之暴橫不法實有可據者歲終具姓名事蹟以報師臺察其實而賞罰之如是行之數年將善者益勸于善而惡者亦不敢肆然而為惡矣庶幾風可移俗可變而吾民沐公之盛德於無窮矣師臺勿以為迂愚而斥之幸甚幸甚

與李武曾書

自硤山握別斯年遠遊再更寒暑曾不得望見顏色相知深而相遇疎未有如吾輩之甚者也比者韜荒過舍携武曾所為文數千言言言精鑿悉中規矩至與某某一書論文而本於道尤見武曾近時學識誦讀數過不勝踴躍然僕輒有所獻以備採擇幸武曾之諒其狂而取其意也夫易咸之上六日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蓋言言之不可以感人而尚口乃窮也是故古之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道德積于中則英華發于外故獻之朝廷則為典謨之文奏之郊廟則為雅頌之音著之于冊而為經傳之于後而為訓讀其書者可以興起其道德仁義與夫忠孝節

滕

烈廉耻禮讓之心故足貴也以武曾強學力行宜其皆出于此而無尚口之病僕何敢致疑于武曾哉然所以冒其狂直輒有所納誨于左右者蓋亦有說夫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言言而世為天下法今武曾之文有謂三孃傳者斯果不得已而有言耶僕觀詩書所載風化之美始于婦人是故桃夭采芣苢江漢諸詩最先被文王之化而桑中溱洧聖人亦采其刺淫者以示戒厥後劉向頗得此意列女傳一書可為千古婦人烟鑑故君子立言垂訓自有法度尺寸不可踰越彼三孃則何可傳也在古人游戲之文亦時有之然必有所寄托以見其志今以一行乞之婦人甘耻忍辱以苟且夕之活此宜君子之所哀矜惻憫不忍見聞而武曾且傳其事

稱其技而又絕無所寄托焉其于立言垂訓之旨果奚當也假使武曾得志行道方且明王道述禮樂哀矜于民使天下男有分女有歸變天下妖淫放僻邪侈之俗而登之于三代即不得志退而著書于名山正人心化末俗采古今貞夫烈婦有裨風教者輯而錄之以不朽于後世若文不衷于道則技焉而已矣嗚呼以武曾之志如此而竟出于技耶武曾徒以文才之雄富不能自遏是以縱橫顛倒無所不可者人所謂嬉笑怒詈皆成文章者也然而得已而不已與其所謂本乎道者若背而馳此僕所以疑武曾之或出於滕口說也然在武曾或別有說幸有以教之以開其疑而解其惑幸甚

與表弟夏重德尹書

分袂以來忽易裘葛近狀何似日與右朝同泛鴛湖之棹談及昆玉一堂唱和詩文盈帙其樂可知且知昆玉擬宋人詩益工一洗舊習尤見才人之善變僕不知詩亦常淡惡七子之徒擬似唐詩肖其形貌絕無性情雅欲變之而不能今得足下輩一廓清之力矯斯弊甚快甚快然僕竊有說焉敢為昆玉陳之夫言心聲也因其性情之所發而咏歎之則謂之詩是故或喜或悲或哀或樂或怨或慕則外托于日月風雲雷雨百穀草木鳥獸蟲魚山川人物以寫其中之所懷而傳其口之所不能出觀詩三百篇雖愚夫愚婦里巷淺末之言皆成至妙何者有其真也自世之為詩者迷真

而逐妄矜其奇炫其學鍛煉于字句之間以為可以驚愚而駭俗
所求愈工而所失愈遠詩之無性情自此始矣故詩無問體格貴
得其性情之真而已得情性者必以自然為宗辟如樂然和平雅
淡則正始之音也促數繁亂流僻滌濫則晚近衰末之音也因心
而發故其辭易緣物以遷故其辭靡然世人好新得情情之真者
不見貴于當世久矣彼忽焉慕唐忽焉慕宋之心亦好新而已矣
夫文章無古今又焉得有唐宋哉得其真則唐猶宋也李杜固多
見性之句王孟韋柳亦有至情之詩不得其真則宋猶唐也且其
麤率俚鄙更足以傷風雅又奚取于宋而學之若以為風氣使然
則尤無謂夫詩以言志一人自有一人之志不相假借奈何因風

氣而移惟舉業隨時步趨以為詭遇之計則有因風氣變易者然
精于此者猶不屑為况詩也者立言之一端固將垂千古而傳後
世乃徒為一時之迎合已耶會性情者正當自我作古不必擬議
從人心之所感發而為言務暢吾情而止唐耶宋耶吾不得而知
也古耶今耶吾不得而知也欣然有會意到筆隨則不離乎日用
俯仰飛潛動植之間而自有得意忘言忘象之妙是故由樂
心發者歌之能令人喜由哀心發者歌之能令人悲由怨心發者
歌之能令人惻由慕心發者歌之能令人思此之謂正始之音真
之至也昔人謂讀出師表祭十二郎文未有不悽然淚下者人之
于詩也亦然讀離騷之辭則忠憤之意油然而于中子虛長楊則夷

然鄙之矣僕常謂無情之文不必作作必不工正謂此也故願足下作詩求其性情之真者而已無為風氣所惑猶憶昔年同學諸公方酷慕唐人之詩僕曾以宋詩為言諸公皆笑其妄今諸公崇尚宋詩而僕更為異論得無疑其相刺謬乎非也昔人有言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僕竊以之自况倘不以為狂言否聞韜荒亦極力擬宋請以斯言質之

與徐敬可書

達教以來忽已半載念敬可自強不息之功自當日異而月不同不勝歎羨之至邇有友人自未來者相傳敬可方與浮屠數十輩禮懺誦經晝夜不輟以為行且削髮披緇共相駭異弟始聞而疑之既而釋然悟曰嗟乎敬可之用心良苦矣彼蓋見夫當世之士營營于利祿者卑鄙齷齪既不足與語而慕古好名者則又修飾邊幅如偶人狀稍窺近思錄性理諸書蘊習先儒精語入耳出口自以為聖賢之學在是矣其于身心性命茫乎其未有得也蓋儒者之道榛蕪亦已久矣而方外之人間有用心甚專用力甚篤以求脫苦海而登彼岸者敬可求助念切而倡和無人故不得已而

出此與抑亦與人同善之心有所不容已于斯人之徒與在兄必自有說然而形迹之間未免駭人觀聽兄既從學于施先生與聞良知之訓方將以先知覺後知近溯濂洛之傳遠追洙泗之統繼往而開來固其宜也奈何使天下竊竊議之以為彼之所謂理學者直愚夫愚婦之所為而已矣不幾阻天下好修之志而益堅其暴棄之思耶願敬可慎之無忽

與趙子亶書

別子亶者數年間嘗訪子亶於鴛湖輒不遇邇者晤鶴江述子亶已從學于佛且得傳其衣鉢為臨濟正宗弟聞而竊笑曰有是哉子亶之好竒也夫佛雖西域之聖人然子亶既為儒者則固有聖人之道可學矣而何以佛為且夫傳衣鉢之說尤屬無謂弟嘗閱傳燈錄如來以正法眼藏傳諸迦葉授以衣鉢于是迦葉為初祖傳二十八祖至遠達磨梁武時入中國又為初祖蓋迦葉猶之大宗達磨其小宗也達磨傳慧可慧可傳鏡智鏡智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是為六祖自是以後衣鉢亦復傳而派分為五惟臨濟為得其宗密雲生于數百年之後師心自悟竟得六祖真

諦遂為臨濟初祖而法嗣遍天下及後世蓋慧能猶之繼禰而密
雲其繼別也然以弘忍說法會下有五百人之衆而所傳慧能一
人今之所謂善知識者稍通文義便得付法且有以賄賂而得者
且有以請託而得者故其徒往往趨炎附勢嗜利好爭甚者驕奢
淫佚無所不至佛教至今日亦濫觴極矣雖使達磨復生猶當擯
此輩而不齒而子亶果孰傳之而孰授之耶得無有非其人者誤
奉之以為師耶子亶既受付則將謝交游棄妻子削髮披緇覓溪
山大寺坐方丈之室開說法之堂招集徒衆廣行其教使天下稱
為禪師後世奉為佛祖方為無負耳吾知子亶不可能也昔有維
摩詰者身為白衣嚴持律行示有眷屬而常離于欲混迹塵勞而

不迷其真博奕遊戲皆弘法教權以統萬行慈以濟羣蒙覺以顯
宗極此世法也子亶既不能謝交遊棄妻子削髮披緇則維摩所
行得無在所法乎然子亶讀孔孟之書則聖賢之學照然具在子
亶誠反而求之則與佛說毫釐同異之間當必有辨夫高明之士
所以厭此而取彼者大抵苦俗學之支離耳今子亶既有得于佛
則其不為俗學斷可信矣然遂截然棄儒而從佛而不以名教自
持吾恐或陷于今之所謂狐禪者也嗚乎可哉子亶其詳察之

與查漢園書

日奉教左右得閱漢園所著古文洋洋灑灑一瀉千里可謂得眉山筆意加之以講習討論之功自當卓然名世無疑也有才如此乃復深自謙抑謬以僕為可與語多所疑問尤見好學之篤至所論帝王立廟尊親之義先儒議論各有異同當以何者為是此誠千古不決之疑案僕不敏何足以知之故一時就所見以答亦未能暢所欲言今請更詳其說以就正焉漢光武起自布衣提三尺劍百戰而得天下雖曰得統于漢與創業無異九廟之制自高祖太宗不祧而外即以南頓君而上數世為昭穆而武昭以下親盡從祧固其宜矣乃光武以大公無我之心不私其親別立四親廟○

于維陽此與有虞氏之宗堯而不宗瞽並垂千古者也然夷考其世光武固景帝之系也由景帝至平帝九八世而景帝至南頓君不過六世當時以世次不合故舍哀平而宗元帝若以大宗不可絕則成哀而降獨非大宗乎若以親盡可祧則元帝以上獨不可祧乎夫與其宗所不當宗之親則何如親其所生之親之為得乎舜不宗瞽而禹宗鯀亦無損于禹之德章章明矣禮之可議者莫此為大而光武大公無我之心則固昭于萬世者也若夫宋之英宗明之世宗則又不可同年而語矣夫英宗之育于宮中者且三十年父子之恩似續之義天地祖宗實式臨之一旦躬膺大寶顧私親而滅大義誠有所不可然而稱之為伯等之為臣其于人子

之心安與否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則知父母之名固不可
沒歐陽子之言未為非也且古未有伯叔之稱兩漢之際猶為近
古疏廣疏受直以父子稱唐宋以來古道漸失于是別之為伯叔
乃欲以此加于本生之父母嗚呼其忍也哉稱本生皇考而不加
尊號立別廟于京師而不入太廟斯得之矣世宗之入繼大統也
雖兄終弟及非受命于孝宗然承孝宗之統即當為孝宗之後况
興獻未嘗臨御天下又安得入廟稱宗以亂大統紊照穆乎不入
廟不稱宗不加徽號別立寢園以奉本生庶乎其可也至于極尊
崇之典如嘉靖中所定大禮則舛謬甚矣然此亦非世宗初心實
楊廷和諸人有以激之使然甚矣大臣之沽名于譽者不足與議

大事也僕之所見如是請質諸左右惟足下教之

又與查漢園書

而
昨聞足下所論史學臧否古人具見卓識至論龜山之因蔡京康
齋之因石亨荆川之因趙文華以為彼皆學道者也不能卓然自
樹不比諸小人賴其薦揚依回俯仰有愧名教反不若一種高明
操厲之人未常以道自命而志潔行芳嚼然不滓如東漢之氣節
誠為勝之此漢園之論古不為無見然僕竊有說以就正焉夫有
道之士當原其心不當論其迹也蓋志乎道者不沽名不立異而
濟時行道之念每切于懷可行則行之雖同乎俗而非流合乎世
而非污區區形迹之間固不足以窺其萬一也在易睽之九二曰
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謂之曰巷則非光明正

大之路可知當睽之時小人道長上下之情睽絕而不通而九二
以剛明之才上應六五柔暗之主勢雖睽絕而義則正應其忠君
愛國之心不容自己于是不得已委曲以從之雖因緣假借有所
不恤然而非為名也非為利也將以行其轉睽而為解之道也在
後儒疑其迹鮮不以為失道故正之曰未失此豈一節之士砥行
立名者之所能及哉嘗考宋徽宗之世嬖奄充朝權奸當路龜山
廢居田野此睽之時也京之客有張翬者言于京曰宗社危在旦
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京問其人翬以龜山
對京遂薦之召為秘書郎斯亦遇主于巷之一機矣故應之弗疑
既而入對言祖宗之法貴趨于中言君臣警戒正在無虞徽宗為

之首肯開導之端不在是乎迄于欽宗除諫官首論蔡京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之罪本于安石居諫垣凡九十日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立朝之節概亦大略可觀矣然宋運將終時事必不可為乃致仕去斯亦何忝于名教奈何以應蔡京之薦而少之耶康齋本與石亨同鄉亨亦素知其賢天順之復辟也亨以有功用事勢傾内外人心惡之亨亦邀譽飾過乃薦康齋徵至京命為左諭德固辭不受夫論遇巷之義受之可矣其所以固辭者知石亨之必敗恐其禍之及已也則可謂炳于幾先者矣荆川登第後雖受翰苑之職而謝病家居垂三十年讀書談道蕭然高寄其于天文地理曆律兵農禮樂之書無

所不窺文謨武略無所不備方期大用于世嘉靖中倭寇犯江南遠邇騷然畧年不息于是遣趙文華祭禱海神并視師江上文華故素聞荆川名往候之與之談兵事甚精且悉文華因欲自結于君子且以邀功也遂薦之于朝有督師平倭之命可謂巷遇之至隆矣其救世安民之念切故矐比小人之嫌有所不辭也惜乎天奪之年功卒不就論者惜之總之聖賢之學其體至一其用無方故南子可見陽貨可遇季桓子可薦佛矐公山可召似乎毀方瓦合而不磷不淄之體自在孔門家法也以形迹求之則踈矣漢園寧孰思之

答查漢園書

前在邑中謬以僕為家承詩學與僕說詩而不免致疑于淫風之錄若非聖人所以垂教萬世者僕已略陳鄙見今蒙簡示反覆辨論以為洵如朱子之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佚志則夫後世狎邪諸詩以及裨官小說無不可參諸經典而又奚取于三百篇而刪之足見漢園讀書有識不同入耳出口者也僕不敏何足以窺其萬一無已則請以平日所聞于先伯父者與足下之說參之昔孔子之刪詩也子夏為之序序者詩之根柢猶今之有題也于是毛氏則申其義而為之傳鄭氏則詳其釋而為之疏說者謂首句屬子夏_文則固毛公之所申也故采繁采蘋見取于射義無將大車見

取于荀子首句之非誣斷斷然矣惟後漢儒林傳有小序出自衛宏之說而宋儒因之歐陽有本義之辨蘇氏有詩解之刪然猶未暢厥旨也至鄭樵作詩傳更為辨妄六卷專攻毛鄭斥小序為偽遂盡刪去削去而序以已意考亭從而推廣其說焉夫樵之臆斷餘不足論但如木瓜之美桓公采芣之為懼讒褻裳之思思正揚之水為閔無臣子衿為刺學校廢遵大路風求為思見君子序義照然且詩詞亦並無婦人穢媒之語何所據而概以為淫詩乎後人不知其出于樵也而以為朱子所註殆不可易遂以廢小序者信朱子或反以信朱子者疑孔子之刪詩不必皆出于正也往往然矣甚或以為鄭聲可放無淫辭不必不存吁抑何悖與夫毛氏

木為

雨

昭

而

去孔子刪詩之世僅四百載所傳猶或刺謬况樵以千五百年後之人而據范熠無稽之一言而斷以臆說遂謂可以垂千萬世而不易然與否與或曰使樵言而謬朱子必不信朱子既信而遵之矣學者又何疑曰此徒泥朱子之迹而未得朱子之心者也嘗考呂東萊讀詩記既宗毛鄭采及朱說紫陽為之序曰歷詩既久自知說有未安為伯恭誤取欲更定而未及然則集傳一書猶為紫陽未定之說固未嘗堅執已是以期人必之信而遵之也此聖賢之用心至虛至公皎如青天白日千載共見假令後之人有能反小序之義以正鄭樵之非焉知不為紫陽所心許哉漢園試取小序而讀之則刪詩之故可以沛然無疑矣暇時過我更當出先伯

父讀詩記參觀之而益信

答陳敬之書

類

前辱賜書娓娓數百言論作文之法備矣其大旨以為始欲其類
古人繼欲其不數古人終欲其志乎古人而類古人此三言者在
操觚家聞之未必不奉為金科玉律而弟與兄之所以相期者則
不在此也夫言心聲也心之所發筆之于書而有條有理者謂之
文是故有至情斯有至文讀出師表則天下之為臣者悲讀陳情
表則天下之為子者悲讀祭十二郎文則天下之為親為長者悲
何者其情真則其感人亦真也故無論言理言事得諸心者應諸
手隨其筆之所至而曲折縱橫自無不合如風行水上波縐滌洄
不期文而文生焉古人之類與不類非所問也嘗聞之昔有學人

類

持所作古文請正于陽明先生先生謂曰某篇似周誥某篇似檀
弓某篇似穀梁其人甚喜因論之曰今有童子于此拄杖曳履聲
欬僂僂作老人狀自以為儼然似矣而見者笑之何也以其非真
老人也由此言之則知作文之法貴乎真矣類古人與不類古人
總屬有意焉得謂之真和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而止命
意修辭自有天然節奏而何假于古人為弟之愚見如此未審有
當于高明否

乎不

與陳敬之書

前者奉教左右快談妙理益得聞所未聞至所^論大學非聖人之言言以為聖學止于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說可以削去僕雖愚昧未敢以為然也敬之之言雖有所本家學淵源弟亦何容妄議然揆之于心實所未安請與兄質之夫以格物為窮至物理則是舍吾內求之功而茫然求之事物誠有所不可解然因此而遂謂格物無上工夫并疑大學為刺謬則未免有因噎廢食之病夫陽明先生之論格物詳矣兄試取其書而讀之則知格物者乃大學之實下手處徹終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聖人之示人至切而要矣柰何疑其非聖言乎夫物猶事也格猶正也吾心之是是非非所謂

徹始

知也致吾心之是是非非于是事物之中而使之各得其正所謂格物也知體本虛格物乃實譬如明鏡高懸其光之照而不遺者知也萬象之來妍者妍媸者媸隨形而即具者物也致知者磨其光格物用其照也非照則空空之鏡將安所施哉是故意用于事親則事親為一物意用于事君則事君為一物意用于讀書交友則讀書交友為一物大而綱常名教小而日用細微莫不有矩存焉即所謂格也豈惟入門為然自初學至于希賢希聖自志學至于耳順從心皆不能舍此以為學但有生熟不同耳此所謂成德日可見之行也若曰不必格物致知則懸空之心與意又孰從而誠之正之哉敬之但欲為直截之論而不知其說之已出于偏也

幸虛心觀理勿執己見當不以僕為妄言耳率瀆祈諒

又答陳敬之書

僕不揣愚昧妄以管窺測易質之高明殊深愧悚兄乃謬加稱許益增顏汗矣讀敬之所著太極圖說辨論議暢闢大有發明昔象山與考亭論難諸書反覆辨證專攻無極二字謂無極為老氏之學正與敬之同意據愚見以為太極之理本自渾然即陰陽之所以運者是也陰陽之運布而為五行錯而為四時生生化化而為萬物而太極之體原嘗動原未嘗有形有像是故太極者不論于于無亦不滯于者有也兄以太極為天體則試即天以言之今夫天日月寒暑風雨霜露以及山川民物凡有貌像形色者何在而非天乎而天體之蒼蒼固未嘗有一物也言其無所不運焉得不

謂之有言其本無一物焉得不謂之無故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是即中庸無聲無臭宗旨所以明太極之理至微而顯至圓而神此之謂大本此之謂至善然則周子無極之論或亦未為謬乎若一概欲與破調則太極即在兩儀中言兩儀不必更言太極矣而繫辭何以言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此與生陰生陽之說寧有殊焉所謂物物一太極者周子未常有是言乃考亭發明之以為語小莫破之証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太極固不遺于物物也但因明生照與以照為明則有毫釐千里之辨耳夫太極之體運于上則謂之天存乎人則謂之心敬之所見示者不易之論也然天之體無聲無臭人心之體

亦無聲無臭皆以虛為德者也惟虛故誠譬如明鏡之鑿形洪鐘之答響物來而畢應是其誠也而鏡中未常有物鐘內未常有聲所謂虛也人心之體亦然寂然不動者虛也感遂通者誠也誠則當惻隱而惻隱當羞惡而羞惡同民憂患之意自當油然而生又豈有漠不相關者乎人惟不知克念方寸之間牽引填塞以至應事接物皆違其則則可知不誠者不虛之故也果能一念惺惺無意無我常虛常明則全體皆太極矣而又何不誠之有故虛與誠本無二義有與無可致詰但當求盡吾心之太極以立大本止至善此則吾人日用本領工夫不可須臾離者也僕僕暗庸陋不能自樹視敬之天資高邁品行卓然奚啻霄壤所幸一隙之明不敢

以老病自棄猶欲補前非于既往圖潔已于將來正賴知己切劘以收桑榆之益故敢陳其鄙見以請正幸有以教之尊著一卷附璧并謝教弟數年來曾手錄濂洛以來至白沙姚江諸大儒語錄最切要者編為一書顏曰吾學會通容日面質所疑不一此予戊辰秋日答敬之書也其明年春敬之遂奄然辭世嗚呼鍾子期死伯牙為之不鼓琴莊生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嗚呼敬之而既歿矣吾安得如敬之者而與之言哉自記

吳子衷仲遺藁序

余友吳子衷仲沒其從子汝典輯其詩文而錄之最少其為文大抵本經術折衷於聖人之言不事組織為工而詩亦和平雅淡鑿然有遺音然多散亡存者十之一二凡若干首為一卷嗚呼衷仲也而以詩文顯哉古之君子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成而名立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如是而已矣其文之工與不工與其傳與不傳所勿論也衷仲以早年聞道忠孝節義事事皆古人所難壁立萬仞之上昭然揭日月而行豈與世之雕章而琢句者爭得失于技藝之末而較其顯晦哉且以衷仲卓爾之行雖使不學道樸魯無文而行諠著于鄉里孝悌稱于宗族猶將不朽于後

世况其宗濂洛而希顏孟者乎雖然玉韞于山而天下覩其光珠藏于室而天下望其氣何者有其實也美在其中而暢之于議論發之于詠歌則言者德之華也有識者其誰不覩之是故不知衷仲之為人者觀于衷仲之文可以知其志行之所在也不知衷仲之文者觀于衷仲之行可以知其文之不朽也余不敏幼嘗與衷仲同學衷仲沒而志益孤頽然不自樹立徒以文辭自喜今雖悔而莫予助矣故讀其文而悲之

壽查虹成舅六表序

韜荒朱氏之甥余查氏之甥也虹成先生于余舅氏行以今年冬十二月臘日值先生懸弧之辰同人之與韜荒游者莫不作為詩文以宣揚盛德頌無疆焉并屬余一言為先生壽余不敏何足以壽先生哉夫韜荒交游徧海內其善頌善禱之文當不下數千言而先生之所志所行自序則既詳矣余不敏何足以壽先生無已請言其不朽者以為韜荒勗吾聞之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此孝子之志也夫尊親也者非徒崇高富貴假章服之榮顯其親而已也其子而賢人也尊其父為賢人之父矣其子而聖人也尊其父為聖人之父矣叔梁紇顏路氏之名至今不朽概可見已

思為善將貽父母令名必果思為不善將貽父母惡名必不果則可謂弗辱矣若夫嗣服肱藝黍稷牽車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洗腆用酒小人之孝也而非君子所以養其親也余嘗怪韜荒有親在堂而携其妻子卜居于樵李違親百里之外以為非人子所宜已而察之蓋先生之志欲其子之成名也使子交游于賢士大夫之間以廣其所見聞而進其業故雖日侍于其側而朝夕養焉苟離羣而索居先生弗樂也是以韜荒益得肆力于文章古稽而今居登作者之堂而窺其奧磨礪砥礪聲名籍籍於士君子之口皆先生之教也嗚呼夫舍其朝夕之奉而欲成其子之名父之慈也承其親之志而不以口體養焉子之孝也父之慈先生其

至矣子之孝愈求而愈無窮韜荒勉乎哉韜荒之學博矣才高矣行磊落而志軒昂由是而加勉焉將進之為賢人焉將進之為聖人焉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爍我也亦為之而已矣其德無窮者則其傳也遠其傳之也遠則其為壽也無彊嗚呼繼自今韜荒所以壽其親者其可量也哉彼夫老子彭錢之徒得壽或數百歲然所以至今不朽者固別有在也而况聖人之道哉予不工于文有志於勿辱而不逮以其情之切遂忘乎已之昏與其言之陋也輒道其所以而為之叙

四書寐言序

鄭樵氏曰漢儒說經而經亡吾嘗疑其言太過及取五經註疏讀之然後知樵之言不誣而漢儒之乖隔支離誠無當於大道者也蓋以象數占候言易而易亡以陰陽災變言書而書亡言詩者一切出于蟲魚鳥獸草木而不復知有性情之理而詩亡言禮者求詳于度數名物威儀品節之間而精微之義鮮有存者而禮亦亡言春秋者求詳於荒誕不經之事故穿鑿附會于句字之末而春秋又亡其于四子之書亦然聖賢之旨易簡之原徒汨溺于章句訓詁之際噫可哀也已雖然豈獨漢儒為然哉闡微奧究指歸以折衷於聖人之道莫盛于有宋諸儒然自程朱而下說經者亦或

出入于訓詁章句支離割裂而莫能得其宗如今世所傳大全性理諸書蓋極其備矣而于道德性命之要大本大原茫乎其未有覩也窮其枝葉而遺其精華此六經四子之道所以愈闡而愈晦愈顯而愈微也又况有明三百年士大夫之為舉業章句者不啻數十百家其為瀆亂蟲惑侮聖人之言而陷溺天下之心又可勝言哉嘉禾俞先生好學力行以其中之所得印証于四子之書著為傳以發明程朱之旨名曰寤言蓋不屑屑于舉子業者先生之志其亦將以其言覺天下後世使脫然如大夢之得醒歟今先生沒矣先生之子某能世其學因出先生之書若干卷屬余為之叙嗚呼六經四書為之傳註者幾于汗牛充棟尚可以有言哉言

之而苟當乎道則雖繁複其言焉不厭其多也顧余不敏不足以知先生之微言大義而先生之所以傳者又僅在章句之間而已哉後之讀寤言者因先生之言以想見先生之為人可矣

真樂堂集叙

益
余始與韜荒交見其文駢麗雄岸出入於晉魏六朝之間予讀而快之而心竊弗好也越數歲韜荒游于楚蓋肆力于秦漢大家其文則渾然以淡矣峭然以古矣予讀而悅之而又愧弗能也已而沈湎于六經研究夫濂洛諸大儒之說博求有道者之書而徧觀焉然後其所得日益淡而其為文也日進于自然嗚呼韜荒之文凡三變而衷于道云夫道之顯者謂之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言之不可以偽為也久矣余獨慨夫世之為文者多飾為新奇險怪爭夸于字句之間而不復知有所謂自然者其最工者則亦不過跡唐宋追蹤大家肖其貌而不能肖其神至于仁義道德性命

之肯輒以為迂恠而不道傲然自以為能文而不知其所以自絕于聖人之道也嗚呼其尤可哀也已今韜荒以其中之所得者發為文章或寓之游覽或形之贈答或見之議論或紀人或叙事體各不同要其衷于道則一也丁未之夏將有滇黔之役因梓其所為文凡若干首為幾卷載之以徃夫君子之學以潛為本希文章之譽而以求見知于當世也豈韜荒之志哉夫亦將以其所得者就正于四方之有道云爾然則讀韜荒文者文不徒于其文求之斯可以知韜荒矣

岳翁山壽叙代

君子之道出與處二者而已古之人得志行道則以其忠君愛國之心發為氣節著為功名聲施爛然垂於竹帛偉矣不得志修身見于世闡微言明大義亦足以信今而傳後則時使之然也有明神廟時承累世熙洽之後中外晏安民物康阜士大夫爭飾太平以保富貴惟天子亦居端拱厭臣下言事嘉興兵部侍郎岳公石帆弱冠登朝獨以氣節自負萬曆二十一年三王並封詔下公時為工曹首疏諫止至面詰輔臣聲色俱厲而國本遂定當是時公直聲震天下其後論石星削籍再論魏忠賢又削籍公遂優游林下講學著書晚年尤好易作易傳若干卷四方從學如歸公之粹

于理學又如此公子眉山先生特立獨行志節矯然值時之窮伏處草莽精求身心性命之學仰而思俯而得孳孳焉惟日不足而尤深于易正襟危坐講論忘倦嗟乎憂樂異時出處異道者時也觀公與先生之所以介然自立審于進退存亡之義而不失其正者其道一而已矣歲之九月為先生五十懸弧之辰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先生固學易者也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其殆庶幾乎夫至于命則以人而合天矣其德無疆者其壽亦無疆焉况其先公之直節豐功有以培養之深哉余不敏獲交于先生之子準人拜先生于堂知其家學淵源而準人之才又足以繼前業而光大之也因備詳其世德為先生壽

贈王子龐序

吾友王子龐當湖知名士也其先世累葉仕宦大父某公官給練有直聲于時當湖稱族繁而貴盛者推王氏初兵戈之際子龐慨然有大志厭舉子業弗攻博求天文地理曆律兵農百家技術之書伏而讀之嘗讀晉書至管輅郭璞傳輒掩卷嘆曰知幾其神乎於是研窮易數盡得其秘尤工于相人之術蓋有得于體貌形骸之外者言禍福如嚮遠近爭就之然子龐自以為術數非君子所貴也卒亦不肯盡言余唯相人之術古之人所以甄別人物識拔賢才者之所急也中庸曰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不善必先知之所謂無有遠近幽淡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昔

春秋時成肅公單襄公之徒用此道以觀人于執玉受脰形容俯仰間可以知其人之吉凶此以神相者也至于後世善觀人者猶能辨之于器識之際如漢武賞日磾于牽馬林宗識孟敏于墮甑裴行儉以浮躁淺露而知盧駱王楊之不終彼未嘗以相人為術然而臧否休咎燎如燭照者所謂得其神也若夫市井之小人以皮相之法賈鬻而牟利又得謂之相人之術乎哉子龐聞余言躍然而起曰是予之志也夫是予之志也夫吾將以子言相天下士矣于是治其裝將徧遊海內以庶幾非常之人而一遇之雖然吾嘗聞之荀况曰相形不如相心則子龐所為與子言孝與臣言忠之道又可以易數通之矣

送查子韜荒再遊楚中序

初韜荒就婚於楚散金結客數郡畢至士無賢不肖皆願從之游由是韜荒交日益廣名日益盛士大夫之獲交臂于韜荒者莫不稱韜荒之賢而愛慕之嗚呼壯矣余嘗執固陋杜門掃軌寡交游自學古同志如韜荒數人而外未嘗妄識一士及聞韜荒所為豪邁蓋自慚然性狷隘終不能以此而易彼也韜荒歸里五六載詩文益工四方之交日至于是一家益貧無以自給歲之三月將復挈其妻子南遊于楚往依其外舅趙君且曰吾將南抵滇黔北極燕趙以壯斯遊也同人之與韜荒厚者皆作為詩文以送之余與韜荒交最密顧可無一言之贈乎夫易隨之初九日出門交有功而

益

益

節之初九則曰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所謂知通塞者非徒儉德而辟難因時之否而高尚其事之謂也九夫世路之荆棘人情之險夷交道之有初而鮮終得失禍患之至吉凶悔吝之萌唯出門為不易故君子慎之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不敢出也雖然男子生而以弘桑為志繩樞甕牖非丈夫之事也雖出戶何咎但當有以善出爾吾嘗聞出門之交于夫子矣曰君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夫大夫以賢而事則不賢而以勢利交者必不與之游矣士以仁而友則不仁而為燕朋燕僻者必不與之友矣嘗竊怪夫當世之交非為其賢而事之也非為其仁而友之也一言握手歡若平生及所爭僅毫髮則

決然而離不復相顧所以然者蓋由其始交之不慎故凶其終而隙其末以至于斯也其在慕賢樂善之士不必盡然然交游太廣則所因者或失其親龍魚玉石雜出于其間自以為包荒容衆而不知其早已比之匪人也噫可傷也已以韜荒之泛愛而親仁自無慮此然區區規勸之私不得不過為之慮耳昔邵堯夫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未有所得乃曰古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晋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韜荒之遊或者其在斯歟韜荒之歸也其為我語其賢士大夫而道其相規相勸之至意與夫所進之德所居之業以助吾之孤陋而寡聞也吾將拭目以俟之矣

壽舅氏學圃先生序

舅氏有圃數十畝環其居桑麻雜植有池泓然修竹數千竿名花佳木列植而交陰雖無臺榭官室游觀之美可以壯登臨極覽眺而幽閒寂寞之致頗足自娛當兵戈之始舅氏方少年即厭棄舉子業學為灌園因自號曰學圃若將終身焉者雖然舅氏才高而志闊容衆而愛人喜交游雖門戶蕭然常輕財而好施其于人世憂患疾痛之故未能愬然而人亦以此爭就焉排人之難解人之紛濟人之困扶人之危名日益盛交日益廣嗚呼舅氏其猶有憂世之心耶在易遯之上九曰肥遁无不利象曰無所疑也而九三則曰繫遯有疾厲人惟有所係也或係于名或繫于利役役奔走

于富貴利欲之場故沒溺而不知遯以舅氏邁往之志視名利如糞土空其振羽于雲霄之上而鼓翼于江湖之外也而猶若遯其名未遁其迹者斯果何所慕歟無乃憂世者之心為之繫歟嗚呼古之君子得志行道澤被天下而不以疑一夫不獲而猶以為咎若不得志則命也時也雖閉戶可也蓋其遁世無悶之心與萬物一體之念道並行而不相倍也願舅氏益堅其初志歸而治圃讀書談道于其中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可以歌可以嘯可以鳴琴可以鼓瑟歲時伏臘親朋來斗酒相勞問農桑訂句句讀淡然與世相忘則可謂肥遁矣彼夫世路之荆榛人事之傾仄則又烏得而而樊籠網罟之乎敬進一觴歌考槃之三章請以為舅氏壽

壽朱母序代

昔巴清氏一婦人也。能守其業，用財以自衛。秦皇帝以為貞婦，築懷清臺以禮之。豈徒以其富耶？彼其所以致此富者，必有道焉。用是顯名于世。故易曰：富家大吉。則知家之所由富，莫不由其婦人之賢。有以相其夫子而佐之，以勤行之，以儉也。武原朱氏家於南山之陽，父子兄弟皆善治生產，操心計樂觀，時變出入于貴賤，有無之間，息常倍。以故家素封，要其所以先後之者，大抵孺人之力居多。今登其堂，見夫門庭爛然，棟宇巍然而湫隘頽廢者，皆闢而新之，巖巖翼翼，簷阿華采之飾，皆具。其金帛菽粟之藏，足以擅其利于數世。而鄉之婚者，莖者，老者，疾者，夏耘而秋斂者，莫不有求焉。

焉。道路之人，莫不嘖嘖嗟異，稱蘊芳兄弟之賢。其亦念孺人之辛勤節儉，有以培養之，深哉。歲之八月，為孺人六袞初度，親朋故舊，莫不稱觴上祝。余與蘊芳兄弟善，顧可無一言之贈乎？吾聞之古之善治生者，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均苦樂。孺人之賢，其同符于古人者，不問可知也。夫飲食薄，嗜欲忍，則無傷生之患；衣服節，苦樂均，則留有餘之福。生不傷而福有餘，則壽無疆焉。然則富家之道，其即所以長生也歟？况夫奉孺人之教，則蘊芳兄弟必能富而好行其德者矣。享期頤之壽，而保其富于無疆也。又何疑哉？余故本其所以起家者，以為孺人壽。

徐子才古樂府詩序

詩之亡古樂亡也故三百篇雖無恙而新聲之作變亂正聲桑間濮上之音促數繁急而和平雅淡之意不存焉此三百篇之詩所以不得被之管弦而往往失其傳也然觀春秋時諸侯卿大夫燕饗之際賦詩相贈答類皆歌雅頌以見志則知古樂雖不盡傳而先王遺意猶有存者自秦燔詩書棄禮樂而聖人之教蕩滌無餘于是古詩亡而古樂亦亡然則樂之亡詩亡之也漢興始稍慕古命叔孫通秦樂人制宗廟樂依仿古制駸駸然稱盛蓋自高祖過沛作大風之歌令童兒習之而已兆矣迄于孝武制作尤多乃立樂府之名采詩趙代秦楚夜中歌誦又令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

通

王

為詩賦畧次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以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以及天馬寶鼎諸什釐然大備雖其所奏亦多雜出于淫聲慢節無復先王之遺然一時崇尚風雅好古飭治之思至今猶可想見而當世士大夫各以其學發為詩歌奏之郊廟下至閭閻之賤亦得以其風謠獻之天子而譜之管籥豈非盛事哉世所傳樂府則其遺也迄今取其辭讀之其溫厚和平之旨縱不得三百篇之萬一而古雅猶存較之隋唐以來淫濫浮靡之習相去倍蓰而無筭矣吾友徐子子才好學能文推吾里才望兼工于詩其于李杜王孟諸大家不啻登其堂且入其奧矣久之取漢魏古樂府讀之不覺躍然而起欣然如有所會也輒閉戶揣摩旬日之

間得古樂府凡一百八首詩既成謬以予為知詩出其稿示予并屬予為之序予不敏何足與言詩哉顧常不自度量妄以其意進退古人讀齊梁以後諸詩以為近于俳優弗好而于五言古詩及漢魏樂府獨心竊好之願學焉而未能今讀子才之詩風氣適上儼然西京之遺會古人立言之旨而寓以己意殆所謂解衣盤礴而得其神者歟由此而精之則風雅之道固與通異日子才得志于時作為篇章以歌咏功德協宮商而奏朝廟雖三百篇何多讓焉又豈區區司馬詞賦漢魏諸樂府可比哉是為序

嵇

送太守稽公謝病歸里序

淮東稽淑子夫子以魏科重望李東甌報最遷湖廣郡丞廉能惠化治行為天下第一于是

獎

天子優詔嘉漿欲歷試以郡擢知杭州府事杭州之民故素聞公治溫之賢每歲時伏臘輒相與禱祠而祝曰安得治吾郡之政清而能愛如稽推府者乎及命下之日民皆歡喜過望然杭郡地大而政繁民多亂法難治俗尚奢靡衣裾鮮麗食飲盤飧競為狼籍無貴賤皆然而士大夫尤甚其民奸頑刁險健訟情詭譎不可致詰公既至首以教化為先敝衣羸馬崇簡樸以為士民倡而頒布條教訓辭及所設閭里相保任諸法皆以勸民義息民訟為主

不得已而聽之則岸片言之下情僞立辨民畏服若神明于是獄
少衰息矣數年之間天災流行水旱相繼南浙之民流離餓殍者
不可勝計而杭郡尤被其毒公乃親行履畝檢覈災傷申請蠲賑
所全活實多當是時有御史中丞范公以軫恤於上有公以佐理
於下民之所以遇災而不困濱死而復生豈非幸歟屬吏有貪殘
者公廉知其實輒白之督撫而斥去之則民之不死於歲者又得
不死于政也又豈非大幸歟公才幹警敏遇事雖至繁劇剖決如
反掌而治事之餘不廢詩書尤喜獎拔士黜出坐堂上簿書錢穀
猥如也退與儒生論詩文評今古目數行俱下其得失優劣燎然
可指不爽銖累故其所得士為多杭之士民沐公之澤戴公之恩

潤
莫得 國家立法如西漢故事郡刺史太守晉秩而不遷俾公得
長守斯土而不去斯真幸矣癸丑公竟以謝病乞歸士民攀轅之
伏輒請強留卧治而不能則茲郡之民何所倚庇而士之好學力
行者何所楷模某不知繼公而蒞斯土者能守公之法而弗失否
也某不才無所知識辱公一日之知其能不以萬物一體之公為
茲郡之民惜而以感遇之私致憾於已耶故于公之行也不能默
然異日者
天子思京兆之功而使者驛召以補三公之闕佐 廟堂而治天
下則河瀾之澤其必首先杭郡乎某雖不文亦得操觚而紀太平
盛事矣

悔過箴序

余嘗怪夫世之人雖甚庸且愚莫不自以為無過人告之以過則
佛然怒以為過不可一日有也其有自知其過者鮮矣自知其過
而能自怨自艾者抑又鮮矣嗚呼彼亦烏知千古聖賢之學不越
於寡過而已乎以成湯孔子之聖惟曰改過不吝曰可以無大過
以伯玉之賢惟曰寡過未能子路聖門高弟也聞過則喜知過然
後知悔知悔然後知學故曰無咎者善補過也震无咎者存乎悔
悔過之于人大矣哉祝甥魯山生而穎悟過人自其總角時即能
操筆為文章立就年十四五常從予學為舉子業與之共晨夕者
凡八閱月視其氣凝然以靜温然以和似不能言者而叩其中則

瞭然井然與之語無不入耳而會心予竊異之已而應童子試受
知于督學使者聲名藉甚遠近無知與不知百口交譽之又三年
以特恩試諸生貢太學當時老生宿望非大力不能得者魯山竟
徒手而得之一時有空羣之目名冠兩浙而魯山處之恬如也了
無矜喜之色予尤異之嗚呼以才如彼而其器若此宜其負重致
遠而無愧也乃竟以今年甲寅七月賁志以歿年纔二十有一鳴
呼悲矣道路之人莫不為之嘆息憐其才而惜其遇矧予潤骨肉
之凋殘念聚散之奄忽其悲惋悽惻之意空何如也既視殮後數
日中心悒悒不能遽已于是復往撫其棺憑而吊之其叔父豹臣
則出其平日遺稿一編泣以示予曰此亡姪悔過箴也予覽之灑

灑千餘言辭皆懇至發于中誠不惟滕口說而已且欲實見諸行事嗚呼魯山方年少資性醇謹未嘗有他過而其才智又足什百于人在他人處不此鮮不傲然自足以為舉世之所莫能及乃其悔過之辭自反自責若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者此非其心之明有以自見已過而能為此言耶非所謂見其過而內自訟者耶非所謂用心于內不求人知者耶然後知向之所見為異者乃真異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嗚呼以其悔過之勇使天假之以年則其進也殆不可量胡為乎其遽死也雖然魯山今不死矣彼世之夢夢然自以為無過者雖生百年無異于死魯山知悔則知復則聞道矣顏子三十餘歲而死而其心至今猶存豈非以不貳過哉予于

是以悲魯山者轉為魯山幸也是為序

朱母賀太孺人壽序

予與孝臣同譜兄弟也然族繁而派遠所居各百里之外歲不能一二見間從同學諸子得悉孝臣兄學行及其太孺人高節苦志常慨然慕之歲己酉客西湖孝臣携其詩文就示予予讀之益愧服了已課諸兒延孝臣兄就家塾益得縱觀孝臣之文知孝臣之為人相得益歡歲之杪也登其堂孝臣兄則出其所與漸川先生書示予因以告予曰老母卓然守志今六十年矣仲冬某日為老母設悅之辰漸川先生則已惠之以文子亦為我序之予應曰唯唯予既不獲偕宗黨昆弟稱觴上祝又敢辭一言之獻乎雖然太孺人之高節苦志炳若日星者兄既叙之于書漸川先生則既詳

之于序予復何言哉無已則請即以太孺人之命孝臣者明事親之道以為太孺人壽太孺人之命孝臣者有曰汝未遇且貧不願效時俗稱觴願得一二名儒錫篇章以明吾志足矣吾聞之君子之養其親也養志為上若夫牽牛服賈以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洗腆用酒此小人之孝也初太孺人生長仕宦之門又歸于閨闈其平日習見夫贅位顯赫出入宮掖之中親承寵澤不以為榮一旦遭時之厄值遇之窮煢煢孤處垂四十年孝臣兄懷才未試家益中落環堵蕭然奉蔬水之養躬并白之勞榮枯盛衰之際人不堪憂而太孺人處之恬如畧不以動其中也此其終始不渝之志豈非亘千古而不磨者哉推太孺人之志即令孝臣兄旦暮得意

立于廟堂之上顯其身以榮其親俾太孺人之節列孝行上聞于
朝廷賜詔褒美且為之旌門表里載諸簡編傳之天下後世當亦
太孺人之所為不足榮也又况繪西池之圖撰南山之頌觴酒豆
肉如世俗所謂稱錫者豈太孺人之志與孝臣兄所以事其親之義
哉抑有說焉松柏之姿歷雨露水霜而不變故千百年不改其色
今太孺人之志若此雖與松柏同壽可也孝臣其以予言為不誣
乎

送韜荒夏重二子出遊序

丈夫生而志在四方不肯齷齪以牖下老則遊固丈夫事也古之
好遊者莫如司馬遷其自序有曰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
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郊觀孔子之遺風鄉
射鄒嶧危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可謂壯矣縱耳目之所極曠
然豁然乃復覽往古之奇蹟采當世之異聞志其山川風土人物
里居與夫政教之殊人情習俗之變故其發為文也宏中而肆外
縱橫變化不可端倪然則文章之道其有藉于遊乎韜荒固善遊
者也年弱冠而驅馳於荆湘滇貴之間以詩文自雄聲稱藉藉置
酒高會數郡畢至士無賢不肖爭愛慕之已而或南或北垂二十

年車無停輒相繼而好遊者則有夏重昆弟去年秋夏重方自黔歸越而德尹又由燕入黔今年秋德尹之南轅未返而夏重之北轍又征矣時韜荒亦有江右之之行嗟乎三子之遊可謂壯哉其登臨之所覩記宜發為詩文如古人不朽可知也雖然君子之遊豈徒作為文詩以自娛樂而已其轍跡所至必有以交其賢士夫或有道仁人孝子悌弟可師而可法者及察夫民生之休戚風俗之盛衰以為出而立功處而立言之助遊之義大矣二子之歸其有以告我乎予不敏不工于文辭硜然鍵戶屑屑焉惟經史是好亦未嘗出而交天下士則所藉以廣其見聞而開其沉鬱拘攣之氣者非二子其誰望哉故二子之行也于是乎言

送薛天泉歸里序

世之屯也士君子爭出其奇務取天文地理術數韜鈴百家之書伏而誦之以希効能而取富貴當天下太平四方無事則為士者不過屈首一經攻舉子業以臘取科第而已非此途也則雖有長材異能無所用於世山人薛天泉固棄舉子業勿就者也平居好奇術長于陰陽災變之說觀天之象察地之紀而知日月之變異五星之凌犯以及風雨霜雪虹霓電霰之流形山陵川谷鳥獸草木之變態莫不有以徵之事應而驗其必然又其最幾微者莫妙於占風望氣以為氣有五色風有八方辨之以音律參之以干支正之以日辰則國家之治亂政治之得失邊境之安危軍形之成

敗不待著占龜卜而燎然若指諸掌矣至于奇門遁甲六壬諸術
數能反覆射奇此其餘技也然入門則知其家之休咎言人之榮
枯得喪患難疾病死喪其應如嚮世皆爭就之輒稱其數之神而
不知其學之更有神焉者在彼而不在此也使其得遇於時則焦
貢京房之術何多讓焉天泉之交廣矣安知當世無名公巨卿者
出其力以援之俾得見知于太平無事之日也耶天泉常與予游
得數晨夕叩其所學實有徵驗故因其歸也書以贈之

送宋梅知歸里序

梅知隱于西者也少時遭禍患家傾人喪從師避難於四方無以
糊其口因學為画意蓋不在画也然而画遂工常寓居龍山與予
中表查子夏重德尹善予因得交于梅知梅知画日益工交游日
益廣于是縉紳先生及當世知名之士交口稱譽之而梅知不以
画自多也蕭然坐僧舍日與知己數人往來問答道古論今花明
月白之際賦詩飲酒標韻瀟灑落跡不羈雖當事有愛其画而欲
致之就見者卒不易屈昔孫知微工于画張乖崖鎮蜀欲一見之
不可得後去鎮還朝出劍閣有村童持知微書一篋以獻問知微
所在曰適有山人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嗚呼梅知其猶有古人

之風與今其歸也將理其故廬而為歸隱之計吾知其高風逸志自有得于山水蟲魚之外者画之傳與不傳非所計矣雖然吾聞善画者不在含毫吮墨而在解衣磅礴之人則夫梅知之画其必傳又可知也

贈周石洲序

石洲楚人也嘗客于京師遠遊公卿間數年無所遇歸而寓居杭城己未之春以縉紳薦牘來謁吾寧候許公予于公署遇之遂相識因訪予于村居叩其所學蓋精于言數者也而六壬尤精方將以此行世予謂之曰六壬兵占也故其用取神將而其義取克賊所占大抵皆勝敗存亡之兆而人事之吉凶不備焉以此行世得無有或爽者乎石洲曰然予昔在京師適當逆藩稱亂天下用兵予每占某月某日我兵勝某月某日賊兵亡其應如響今為人占諸事吉凶或驗或不驗我以為學未精耳予曰雖精止可用之軍中子欲行世庶幾其卜易乎夫卜易自君平以來變著而為

錢法既簡易又其書上而國家下而畜牧織悉具備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故精之者可以決疑定惑燭照如神子胡勿棄彼而取此石洲曰予固習之予賤之而弗為也滿街皆是矣予曰奚有于是子楚人也子亦曾聞夫楚之卜者乎昔漢有楚人季主者卜于長安東市賈誼與宋忠謁之曰先生何居之卑行之污季主曰夫卜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謂之筮吾何負哉由此言之卜易非賤人賤之也且如嚴君平之卜易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即筮為教即筮為道人亦孰得而賤之乎且如管輅卜易者也未卜而知何鄧之敗郭璞卜易者也殺身以諫王敦

孰

之逆不為勢動不為威屈人亦就得而賤之乎然則卜以人賤亦以人貴也子亦為其可貴者而已矣若夫卜之驗與不驗則固行世者之所必審也石洲有四方之志行且出遊遊必有資身之策故舉以告之

送邑侯許公 欽召北上序

公蒞政七年利無不興弊無不革於是去奸民除胥蠹獎士類養耆民修舉社倉申明鄉約舉喪祭之禮以教孝明婚姻之禮以教慈行士相見禮以教敬修鄉飲酒禮以教讓不特此也講學明道而士興于學勸農恤困而民歌于野濬澮導川而商旅歡于塗而且嚴保伍興義學一邑之民沐公之澤而被其化者莫不戶有祝而口有碑矣廉能卓異之蹟聞于遠邇時當報最督撫交章奏薦天子為之動容優 詔嘉獎馳召赴 京庚申秋將謝事去百姓其牛酒焚香頂祝遮道泣留者蓋億萬計車不得旋軌騎不得比行父老奉觴上壽頓首謝曰吾儕小人得以安居粒食優游隴畝

因

具

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者皆公之賜也願公少留無速去商賈亦奉觴上壽頓首謝曰吾儕小人得以市肆不驚秋毫無犯奸慝不作商旅夜行者皆公之賜也願公少留無速去公皆停驂而慰勞之于是縉紳先生及庠序之士莫不各有贈言長于詩者歌詩善于頌者獻頌爭出其奇相與志公之德于不朽某辱公之愛深矣敢勿從而效顰以當贈行之策乎惟公乃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吾寧幸邀天眷得屈公之駕以烹茲小鮮政效既章章矣然此特其小試行道之端而已其遠大之猷曷可量哉茲行也不為諫官則為御史方將出其經綸以上報朝廷從容禁闥納誨陳辭因得取時政之得失百官之賢否四方之利害萬民之苦樂風俗之淳

澆牘而奏之以贊勳盛治黼黻太平則天下之被其澤者且徧海
內而波及寧邑者又其餘也由是而居政府由是而為宰相其位
愈高則其澤愈廣庶几無負公平日萬物一體之素志乎某故不
敢以公之去致私憾于一邑而竊以公之被召與天下為同慶也
于是乎言

送徐敬可入都序

壬戌之秋予病卧村居聞敬可應當途之幕方治裝北上行有期
矣欲往送之以病弗能閱數日病少間竊自惟曰予與敬可交最
久相知最深顧于其行也可無一言之贈乎贈之將何以曰請以
人之所疑于敬可與吾之所信于敬可者質之人之言曰敬可方
年少時遽厭棄諸生弗事為隱者之服恬淡樂道不干榮利若將
終身焉者其高風亮節可謂偉哉今年踰五十意氣益衰操持空
益固吾意其入山溪而入林密也乃忽改容從俗奔走形勢之途
俯仰于人以為苟且之計何其前後易轍歟或曰有愛其才而強
之者非其所欲也或曰為貧而出不得已也嗚呼是皆未知敬可

之心者也予惟古人之學必先有所試然後有所成譬如金之在冶非遇烈火鍛鍊則頑金而已爾人當平居無事所處者家人父子所接者親朋燕昵鄉黨自好者規規于言動之間鮮不以為無過及其出而見紛華靡麗臨利害遭屈辱則此情靡然不覺頓喪其生平而不知所持是故靜中所得者動或失之雖有道亦不免焉語曰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君子之于學也亦然磨而不磷然後見其堅涅而不淄然後見其白不堅不白固不可以試于淄磷而未常磨之未常涅之則亦孰從而知其為堅白哉 京師固堅白立試之場也世路之險夷人情之逆順事幾之得喪毀譽是非之所從出禍福患難之所由生一切喜怒哀愉愛憎取舍向

背之情皆于是乎可驗以吾介乎其間能如浮雲之過目飄風之過耳不以一毫有動于中否耶此敬可所為自試其平日之學而予之信此行之不虛者良有以也雖然予之信固足以明敬可之心矣而朋友相規之義豈徒從諛焉而已乎書曰惟聖妄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幾間不容髮一轉移間耳故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舜之德至矣戒之者猶曰無若丹朱傲是故君子之進德無已時改過亦無已時也倘曰吾養已成混迹同塵無所施而不可則潛移默奪之餘得無有失其初六如世人所疑者乎願敬可勗之

心

贈華義奕序

古之工画者多矣然而各擅其長不相兼也如李思訓荆浩之徒工於画山水吳道子李公麟之徒工於画人物劉褒工于画風雲張南本孫位工于画水火王筌父子工于画花卉他若吳道立工于画龍韓幹工于画馬包鼎工于画虎袁義工于画魚文與可工于画竹趙孟堅工于画蘭至今各以其技傳乃知技之精者無弗傳也雖然画山水易画人物難何則山水之奇雖有烟雲變滅水石幽閒平遠險夷之形風雨晦明之態然猶可以勢逞即稍有假借而不覺其非若夫人物則拘之于形碍于神欲似之而誠難似也今義奕獨工于画人并不及物則又其至難者矣而義奕之画

人也其肌膚之細衣褶之精神彩之飛揚流動若近若遠若語若默而不可即也余嘗于韜荒之座右得之不禁喟然嘆美曰技至此乎以故士大夫家有得其片紙半幅者輒珍而藏之余因謂義奕曰子之工於画如是則何不兼山水花鳥而擅譽於當世而僅用此爻爻者為義奕曰兼之則心用雜用心雜則用筆亦支画又安得而工耶予曰善哉莊子所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其義奕之謂乎吾取其言有合于道故書以贈之

贈王甫瞻序

甫瞻名族子也世居吳門遭患難破其家喪其妻子老而無所歸嘗乘一小舟往來交遊間謂其舟曰舟居曰此予宅也工于詞每所至輒有題咏咿唔不輟予故與甫瞻相識丁卯春復會于人遠叔齋中連牀信宿迭為唱和酒酣則慷慨悲歌為予言曰吾見夫鄉之富貴者高居廣廈玉食錦衣出則擁大蓋策駟馬從者填巷而塞途而我以蕭然一布衣介乎其側非其親即其故也而彼視之渺然且不惟彼視之渺然而已其僕隸得盛氣以凌我亢辭以驕我箕踞慢罵以辱我予不勝忿又不勝慚也仰天呼曰天乎天乎此彼彼有屋蔭蔭方有穀我獨何辜而使流離顛沛梵梵一至

此乎因泣然出涕若無以自容者予突謂曰嗟乎子何不達之甚也子亦嘗讀列子之書乎北宮子與西門子比居謂其世族言貌並也而貴賤富貧則異以問諸西門子西門子因而驕之北宮子有深媿之色東郭先生見而解之曰西門子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矜者愧者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于是北宮子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子亦奉教于東郭先生可乎甫瞻于是釋然改容曰善明日甫瞻將治裝遊于京師乘斯舟也其亦有御風雨行冷然善者否乎吾聞輦轂之下冠蓋相望慎勿以其憤懣

無聊不平之氣自取罪戾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甫瞻勉乎哉

送凌昭侯應 召北上序

余聞之古之神醫其治病也有奇術焉不以湯液醴灑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決脉結筋滌澆腸胃練精而易形此無方之傳至妙之術也不然者或以灸或以針或以砭不待藥餌補瀉之功而能去人之病蓋人之神不得已然後以診脉治方之法行之扁鵲倉公華佗而後莫得其傳焉今之世求其切脉聽聲合湯療疾者百不得一况其進此者乎昭侯以醫傳世四方稱針灸之神者必推凌氏其他莫有傳者即有學者勿能及也夫針灸之術微矣哉脉理雖微猶按指而可求若夫人身之穴藏之于無形而察之于至渺毫釐之差謬以千里自非見垣一方洞若觀火者不足以辨

此昔三國時魏有督郵徐毅得疾華佗徃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針胃管訖便苦咳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中胃管乃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竟如佗言由此觀之針灸之得穴與不得穴生死所係豈易易哉今昭侯獨以其家學授受每試輒效救人頗衆與其兄貞侯並有盛名貞侯嘗蒙內召以治疾有功授 御前侍直貞侯以病告免卒于家

朝廷念其家學淵源復召^昭侯將發余徃送之謂曰子行矣勉之之榮身肥家在此行也昭侯曰不然老父年八十餘矣吾不能舍朝夕之奉而戀升斗之祿以安其身且色養之暇遠邇之老病廢疾者皆不能無待于予吾棄而違之亦弗忍也

君命召不得已而一行或授以官必不受予喜其志不在榮祿而在事親利物也因紀其畧而為之序

壽陳母沈太夫人序代

歲在己巳春正月之二十一日為陳母沈太夫人設悅之辰親朋畢至次第奉觴而令嗣叔大方讀書中秘珥筆華軒為

天子撰述詔令不獲親奉甘旨洗腆致敬或者有違孝子養親之志與曰否否此正叔大所以善養其親者也吾聞之大孝尊親其次弗辱若夫執黍牽牛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洗腆用酒此庶人之孝而非士大夫所以榮其親也且夫士大夫之習于夸也久矣擯實者務華崇文者畧意是以名號冠帔以為榮而辱其親者或弗之慙拜跪趨承以為敬而憂其親者或弗之恤牲牢酒醴以為養而違其親者或弗之顧其所以壽其親者不過繪西池之圖

撰南山之頌惟華文之是飭而所謂養志弗違者竟安在也常聞君子之壽其親矣居而養者以色壽離而養者以志壽色壽者和氣婉容承歡弗怠而已志壽者有以樂親之心離猶弗離者也今叔大移其事親之孝以之事

君行將入黃扉登瑣闥為

天子補過拾遺獻可替否察當世之利弊生民之休戚與夫百官之忠佞庶事之得失從容而奏請之以登斯世于唐虞三代之隆則所以顯親之身揚親之名以樂其親之志者寧有窮哉所以樂其親之志者無窮則壽亦無窮焉區區洗腆之敬非所尚也至若太夫人之盛德著矣五福備矣生于世胄嬪于華宗富貴福澤天

厚其生仁慈寬大自貽厥壽方且以八千歲為春秋億萬年為壽
美又何待公於予言哉

祝甥濟叔文稿序

田
余先姊文祝子鳳師遵先人之志隱居不仕以古學自負杜門教
子家法甚嚴有子五人長曰魯山次曰良仲次濟叔賓季爾田魯
山受過庭之訓自幼馳聲譽序歲壬子年未弱冠以拔貢第二文
名赫然不意兩年之間父子相繼早世而自仲以下尚幼孤苦伶
仃未能自立所以撫之育之教之誨之者叔父稼叟也稼叟于予
為中表兄弟溫恭孝友天性過人其于撫孤之誼誠懇備至事無
大小無不盡心盡力為之經營而于訓課尤篤銘鑄琢磨皆成令
器才華競美已知諸甥行且雀起而濟叔竟拔幟先登其受知于
主司文之文高華典雅一時藉藉人口慕其文者因請梓其平日憲

課以行于世梓將成屬余為之序余日子之揣摩久矣其稿之行
也有目者共珍之奚待余言顧余之所以願子者又別有在願子
益勵其為學之志以進于古人持之以謙行以謹則異日策名委
贄方將上以致君下以澤民出其經綸以黼黻太平鼓吹明盛
俾立德立功立言並垂不朽以慰先人未盡之願以報叔父撫育
教誨之恩則余竊有厚望焉區區舉業之榮世傳世又烏足以為
子願哉故追叙其平日所知者以為子勗

周易蠱測自序

夫易何為而作也聖人因人心之疑而決之以開其蔽而解其惑
者也蓋天下之事變無窮而所以應之者不外乎一心心之神明
不測其出入往來不可名狀故謂之易易也者神也人之一身大
而綱常倫紀小而事物細微舉凡富貴貧賤窮通得喪生死患難
萬有不齊莫不有其位所以行乎中其者易也是故聖人設之為
卦以稽其類廣之為爻以盡其變繫之以辭以明其吉凶使人因
用以求體明體以達用物來順應而變化無方焉故曰知變化之
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夫神之為神也其體不易而其用嘗圓惟
不易也故窮天地亘古今而嘗無欠缺惟其圓也故出入內外條

忽變遷或之善或之惡僨驕而不可係也之於善則吉而見於事者皆吉之于惡則凶而見于事者皆凶或知其惡而自艾之則悔或牽于欲而自欺之則吝去其吝而從其悔則得无咎此聖人深察人心隱微之故而就事就物以去其蔽而解其惑者也故列之為六十四卦演之為三百八十四爻明之以彖繫之以辭而天下之事變人心情偽盡乎此矣然卦有陰陽無定體也爻有貴賤無定位也辭有陰易無定解也故曰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所以適乎變而周流于卦與爻之中者神也而所以辨其吉凶之介者幾也得其幾則所謂著之圓神卦之方智即此而在矣微之則為聖人之盡性知命顯之則為百姓之與知與能非天下之知幾者

其孰能與于此哉自漢以來言易者無慮數百家精粗險恠無所不備而求其變動不居之旨概乎其未有聞焉愚嘗讀易數十年其于先儒之傳註反覆尋究久之而未有得也輒以管窺之見妄為推測而贅之以卮言以為聖人作易之旨或在于是而反之于身則所謂震无咎而善補過者固赧焉而未之能也悲夫

春秋蠡測自序

春秋之有傳也本以解經然而所見異辭所聞異辭諸家各以私意附會穿鑿而傳于是徃亡不與經合後之讀經者樂其說之新奇也遂舍經而從傳上以之為教下以之為學噫弊也久矣是故經本顯也而傳求之隱經本易也而傳求之險經本直也而傳求之曲經本簡也而傳求之繁此經之所以愈詳而愈晦愈精而愈離也何以言之夫春秋之所以垂教萬世者不過曰義而已矣而傳釋之曰例例可以為義乎夫義之大者莫大乎誅亂而賊子乃趙盾許止經書曰弑君而傳以為非弑君也為法受惡也為不嘗樂也夫春秋之書法天子之誅賞寓焉王制有之司寇正刑明辟

臣

有旨無簡不聽蓋言罪有發露之意而無簡核之實則勿論也故雖罪之輕者猶必明證其罪歸之士師而况弑逆大故而可以沒文故入之法誅人于莫須有乎聖人之刑賞必不如是之謬也羽父子駟經不書弑君而傳以為諱其弑也為君父諱也為中國諱也夫所謂以諱為貶者君父之過可隱者耳若夫亂臣賊子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惡聖人所以正人心而明王道者莫大于此釋賊不討而反為之諱有是理乎然則謂夫子削之者然歟否歟義之大者莫大乎書爵書字書名夫諸侯之爵受于王朝而傳之先世者桓之二年經書曰滕子來朝胡氏以為惡其朝弑君之桓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則是以黜陟之柄自予矣夫罪可得而

明爵不可得而改也其稱子者非時王之所黜則前此之簡訛耳不然何以終春秋之世滕俱稱子乎胡傳曰王朝之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其書名者皆貶之故於宰喧伯糾皆以書名為貶然于南季蔡叔之來聘何以稱字家父毛伯之求車求金何以不稱名乎經惟王季子公子友稱字稱子其他諸侯之母弟未有不稱弟稱名者而胡傳以為不稱字而書名乃罪其有寵愛之私而示貶也此皆故為穿鑿以入人之罪而非春秋之義也義之大者莫大乎書伐書侵書戰書敗胡傳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軍相接曰戰詐戰曰敗此說雖大畧可通然亦未嘗拘已子一字之例以為褒貶也是故有伏羲執言而稱伐者亦有恃

強凌弱而稱伐者有陰謀詭道而稱侵者亦有陳師鞠旅而稱侵者至于兵敗則書敗非必皆出于詐也猶之圍則書圍入則書入滅則書滅直書而義自見豈必有例之可拘哉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此善言春秋者也推此則傳之所以皆乎經者蓋亦多矣然則春秋之義安在曰尊王者其義也安中夏者其義也誅僭亂者其義也褒而書爵書字書子貶而書名書人者其義也吳楚僭王猶夏則外之已而與于中國之會盟則進之者其義也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諸侯雖僭予以本爵之稱者皆其義也如曰例可以為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拙齋集

東海朱奇齡與三著

同學 王世琦子頴 選

查嗣琛德尹

記 傳

妙果泉記

鹽官故多井泉若異井若義井若石井丹井以至烏龍靈泉雪峰
紫微不一其名具載于縣志可考而知也然皆久而湮塞存者絕
少夫泉者水源也大抵山水會歸之區則鳴泉湧發鹽官城近海
剛鹵磽确地冥頑不靈故水不鍾焉妙果山去縣治東六十里共

聳縣亘周廻七里許其尾則為龍山視海上諸山較秀山之前面
皆市廛雜居市居之下有泉溜焉意者茲鄉清淑之氣獨鍾於此
故發而為醴泉與然穴於地中為河流所没人莫得而覩也歲辛
丑大旱河流皆涸而涓涓者獨晝夜不息于是市人始識所謂妙
果泉者已而霖雨河溢泉濫復沒莫能名處其丁未歲又旱市人
相率而求其穴則涓涓者如故也里中之長于詩者因作為篇章
以歌咏之并屬余紀其事吾聞之濫泉正出正出者湧出也沃泉
縣出縣者下出也妙果之泉竅于龍山而于市河溜之殆所謂縣
出之泉非與嗚呼余因茲而竊有感焉夫泉之發也或湧于山或
出于澗則靜而清往來挹注者知其涓潔而貴重之則或為之臺

之
榭甃檻以壯其觀詩歌紀叙以颺其美幸矣茲泉獨不幸發于陰
渠衆流之間與河流交并并混泥沙而浸瓦礫行道者掉臂過子卒
無以自明其潔也又可悲夫雖然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者泉
之性固自若也又何患夫同川澤以納汙也哉泉與泉與其有似
于君子之行和而不流者與予故樂得而為之記

徐氏遷居海昌傳世記

族有累世仕宦其子孫至繁且盛而行義無聞徒以通顯夸耀一時君子弗取焉若夫恂恂守道孝謹著于里巷詩書繇于後昆當時不以為榮而傳之後世猶可稱道以為法則君子志之徐氏曰武原望族其後先冠帶甲第如雲至今不替海昌之有徐氏自九槐公始也一傳而為德興公再傳而為虞元公再傳而為衣白先生暨仲氏沁雪先生有子二人長悔菴次獻馴海菴育子梅占至于今凡六世夫九槐公在雪水鵲湖世為徐氏大宗而以遷海昌論分宗別祖德興公又為徐氏小宗云初九槐公高大父于奉訓公為冢孫以農事起家嘗垂綸湖上因自號曰耕樂父五川公業

為替

奮

用

儒早歲補博士弟子員有聲樵李卒不得志而九槐公娶于查依外父南比部九一公居龍山遂土著公性落拓不善生產而查孺人嘗佐之以勤凡所以光先而啟後黽勉而匍匐相夫子以道而教其子以義方大抵孺人之力居多德興公產于寧志豪邁喜交游任俠頗自放于巔水涯遂厭棄舉子業勿就是時父子相繼偃蹇株守門戶蕭然及虞元公生而奇偉德興公則喜嘗摩頂嘆曰是兒兒當大吾門閭既長益自奮斬然見頭角年十八遊杭州郡庠嘗率先諸士七試棘闈連屈子于有司不獲遇然以剛方博雅見重于時越縉紳之士遊其門者不可勝計崇禎間詔大臣各舉所知破資格周吾鄉之貴人有薦公國博士者已得俞旨卒以無

力請覆遂寢不行嗚呼何其窮也今衣白先生亦以高才博學名于當世志不得伸退而祖述先志訂國家之典故搜草野之遺文編為一書名曰文史蓋將以顯微而闡幽以著不朽于後祀嗚呼父子祖孫積德累行蓋已五世曾不得一第之榮以光大其門則天實為之矣然其高風亮節近文章砥礪廉隅屹然為黨序羽儀顧不偉歟豈區區閥閱之盛可比哉余先君子從遊于虞元先生之門余又從遊衣白先生之門交最密先生嘗謂余曰吾家自五川公中落子贅于外而曾大父母拮据成業至于今有薄田可耕有廬可居織毫皆祖父力也余雖窮困無以自振不能仰副先人之望而居本水源之自余何敢忘子之高祖母于余之曾大母為伯姊余之曾大母于子之大母子之母氏則忝為諸姑而世為戚屬者也子盍為我記之竒齡拜命曰諾夫宣揚潛德闡發幽光可以信今而傳後余則何敢特以先生之命而余又出自先生之門能道其詳遂退而為之記

鹽官海患記

海寧縣治南近海海之上有塘距城僅百武東抵海鹽西抵浙江
延袤百里潮汐出入於赭山龕山之間橫流不得肆輒東西蕩擊
日再往來狂瀾駕風若萬馬馳驟故其勢易決塘之成不知始于
何時嘗考唐書地理志鹽官海塘長一百二十里開元時重築則
前此有塘可知宋元以來海塘廢興遺迹其載簡策可考也有明
三百年修築不一永樂九年海決民流田淪沒數千頃盡役蘇吳
九郡貲累鉅萬積十三年其患始息嗣是成化甲午決弘治壬子
決嘉靖戊子決萬曆乙亥又決崇禎戊辰又決隨築隨圯雖不至
如永樂之甚然公私困於役亦屢矣議者謂海寧之塘與海鹽不

同海鹽潮汐面衝其勢大海寧旁溢患小故都不以為意不知海
寧之地于越為首于吳為陸地形最高海一決則勢如建瓴嘉湖
蘇松之民胥為魚鱉矣由此言之則海鹽之患小而海寧之患大
也可不慎歟鼎革二十年來海幸無事戊戌己亥間小溢當是時
邑有能吏修築以時不擾民塘工亦成歲甲辰復溢勢稍洶湧蕩
沒沙場圯石堤泛濫及于城郭城外居民廬舍草蕩桑柘棗園皆
盡縣令惶怖不知所為請于督撫督撫擇能治海者自藩守以下
皆莫敢任按察司僉事某公以按察使治事海寧之民舉欣然喜
曰某侯至矣吾民庶幾其有瘳乎則相與椎牛釃酒以迎之既至
無音策乃集邑之士大夫而訪焉當事者乃曰治海非難所須者

財力耳於是索諸編氓役銀則既乾沒不可復得矣乃設榜于通衢募民有米者各以上中下戶出粟民之輸者至再至三殷實之民重足而立惴惴唯恐得罪其編民則以次第計工每一戶各輸大石數十塊木椿數十株又有助役銀樂輸銀等名力役無算繼之以追呼鞭撻吏胥因緣為奸豪強之徒因自結于官吏憑陵鄉里莫敢忤視閭閻為之一空當時為督撫者言憂民巡視海上旌旂冠蓋相屬于道其飲食供帳器具百物有司皆取于民民又不堪于是海寧之民舉疾首蹙額又惟恐淪沒之不早也當事者亦稍稍聞之謀諸士大夫于是神其說以愚民一日集眾庶謂曰吾以齋醮至誠為國為民之心感動天地於今三日不潮以助我成

功效斯觀矣眾庶詭曰諾積功九兩載費民財以鉅萬塘始克成修築不以法潮至輒杌杌然動搖其木石堅厚者又多為官吏盜取易以薪土不久輒壞壞復補葺以為常適海沙平漲患遂息嗚呼海塘成而民之骨已朽矣寧之士大夫相與頌功德立祠祀之勒石紀成事嗟乎鹽官海患未有已也吾寧士大夫皆偷安于一時而莫之省哀哉往時塘外有沙場二十餘里沙場內有陸地園圃一百六十七頃有奇故塘有所護而海潮不至衝擊可以經久今悉蕩入于海直欲以尋丈之隄障彼巨浪勢已危矣况又疊砌不堅植薪葺以為固哉後之蒞茲土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可以知所警矣

重建東明禪院記

錢塘縣治之北五十餘里有山曰橫山山之下有寺建於唐圯已久矣明永樂初白公卓錫於此遂復建之號其山為東明東明者白公字也閉關三十年緇流雲集四方豪俊有托而逝者徃徃從之時建文君既遜國流離播遷足跡徧天下而遯於茲山者且十載至今有殿曰無塵蓋建文嘗所灑掃於其中而遺澤猶有存者白公相與晨夕講論以消釋其無聊不平之氣則白公之為禪固有大過人者一傳而為海公再傳而為寶公法嗣相傳三世皆為臨濟正宗越二百年而又有山茨孤雲相繼來主此山而東明道場為之復振會世變荆棘被塗孤雲乃重理廢緒臺殿門廡煥然

此處補一百

一新於是譜其山川形勝諸祖法行法言及茲寺廢興源流之故彙為東明山志以垂諸不朽更屬余為之記余曰孤雲之志則既詳矣余復何言哉吾獨因建文之事而竊有感焉夫建文之遜國也流落江湖藏形匿影奔走于滇黔川蜀之間不遑煖席而其從行諸臣亦復棄妻子變姓名號泣徒跣以周旋於禍患者或為傭或為樵或為僧或被葛而悲歌或讀騷而痛哭則其君若臣所以感傷于廢興存亡之際者必有大不平于中者乎然處勢之窮遭過之厄雖復有心亦復如之何哉故不得已而逝諸禪亦其情也吾意白公者必為之闡無生之教明妙覺之原則知吾生本無一物千古瞬息也勢位過影也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浮雲也其

幽怨離憂憤恨無聊不平之素當有雪消而冰釋者矣夫以天下
國家廢興存亡古今莫大之故舉不足入其胸中則凡人世得喪
榮辱毀譽之來又焉往而不可空哉嗚呼此佛之教所為有托而
逃者眾歟吾故特取而志之以明佛教之不可廢云

遊永安湖記

去潏城數里有湖名曰永安而闊百丈許湖中有塘塘內為北湖
其外為南湖大畧與西湖相似環以諸山錯然競秀予少時嘗遊
於此亦未知其勝也甲辰秋復從伯父遊泛小艇乘風而往是
時秋水方盛百川灌河極目浮空蕭然木落真覺別有天地非人
間已而尋遊湖畔則見夫古木喬松荒煙斷靄之間人跡罕至惟
有放豚野鷺相與躑躅而已其寺觀臺榭皆已圯廢傾頽不蔽風
雨問諸野老則曰地僻而荒人不能居也于是尋遊久之乃歸宿
于吳氏祠焉祠臨湖面山時當月白夜靜捲簾憑眺但見水光接
天蒼翠入目而樵者牧者漁者遍起謳歌聲聞四野予顧而樂之

慨然有遺世之想或謂予曰惜哉此湖之不遇也使移此湖于都
會之地則遊人輻輳繁華佳麗何處不若西湖而為此寂寂遇也
予曰永安湖湖之所以勝西湖者正以此也地僻而荒故冠蓋不
車馬不聞庸夫俗子未嘗過而問焉其往來尋遊者大抵高人逸
士居多此其幽勝之趣豈西湖所得而比哉因相與信宿湖上復
為雲岫之遊然後歸歸而不能忘情于湖也爰述其畧以為記

遊雲岫記

遊南湖之明日伯父命駕登岫雲岫當鶯窠山之絕頂其地非有壯麗奇偉可觀也而巉巖曲徑左湖右海可以遊覽而登眺也故尋遊者樂從焉于是道永安湖而上登其麓則見夫山徑荒餘淡林篁竹之間茅屋數十椽雞犬雜至桑麻蔚然少者樵而歸老者汲而入熙熙爾浩浩爾吾不知其山之深而林之密也陟其巔九折而登則見夫層巒危石坐者如盤立者如揖傾者如崩登者如湧或聳或倚或伏吁嗟乎雄哉嶽崎巉岈茲山之所由峻與又見夫羣山列峙參差如函秦駐在其東高陽在其西紫雲角里諸山居其北大海當其南環以兩湖夾以衆流海霞島霧烟波橫生又

其廬則見夫竹徑邃然僧舍頽然啾啾而悅耳者山鳥鳴也躡履而迎客者山僧出也悠然而坐快然而遊而已不覺俗情之頓忘世累之咸釋也已而扶竹杖上高峯尋幽溪探古跡轉輾而入又有所為白雲庵者則見夫荒烟蔓草走兔驚鳥啟其門垣則蓬蒿而已爾登其堂奧則塵霧而已爾問其僧則曰煮海為業也問其所與遊者則曰人跡所罕至也松聲謾謾寂若無人禽鳥和鳴鏗然入耳噫嘻樂哉余安得結廬于此而長與枕雲霞卧泉石乎已而歸暮山川出雲鳥驚風起微雨灑天則又見海潮之瘴氣橫流空谷之煙嵐蔽目也至于明日雨止乍晴旭日初出則又見鳥振羽而疾飛雲迎風而四散宿雨垂珠于松檜之間草茅之上也伯

父曰觀止矣于是尋舊徑而歸焉噫自有茲山以來登覽者亦衆矣歌嘯恒于斯感慨恒于斯樂者得其歡愉悲者形其悽戚豪邁者得其佳麗而高潔者樂其幽閒夫山則何常之有其人異則其情亦異也若夫廓然而虛怡然而遠欣然樂而不知返也則又在乎山水之外也已予非其人也而顧有煙霞之好焉故繫以詩而并為之記

重遊雲岫記

客有招予遊雲岫者予曰吾少時所熟遊地甲辰秋又嘗登此山已得其勝概且其道遠九折而登吾徒步弗能從也客曰子曾觀日月合璧乎曰未也曰然則子未知茲山之勝也夫日月合璧千古竒觀每于孟冬朔日天朗氣清之候則共見之今正值其時子盍往焉予曰謬矣哉合璧之說也夫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古之造曆者于甲子冬至一元之始偶或一見豈歲歲所恒有乎且月本無光日耀之乃有光故日月之行歲十二會方會則月光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蘇而為朔舒前縮後近一遠三則月光斜倚而為弦日月相對謂之望日月相亢同度同道謂之食惟其盡而為晦

故曰哉生明言月光生于初三日也朔日何由而生明乎方會而蘇而何以遽相望乎客曰然則合璧之說何以相傳至今也曰茲山絕頂瞰海矚湖或者日初出時水光所照微有近似故附會其說耳不然或海市蜃樓變態百出見者傳訛未可知也予嘗問諸雲岫之老僧矣曰日月合璧曾見之乎曰相傳以為然實未之見也老者未見則壯者少者可知客于是廢然返曰雲岫吾亦遊之熟矣所未見者合璧耳今聞子言可以不往乎曰日月合璧雖更往徃數十次必不可得見也若夫茲山之勝概已在吾兩人目中矣恍然如再遊焉因而志之以明合璧之誣也

澹泊齋記

韜荒以故居湫隘不能容移居澹泊齋者數年予嘗過之設饌必豐每客至輒盤飡狼籍呼酒達旦以為嘗予戲謂韜荒曰吾子性豪邁而以澹泊名齋得無有不安其居者乎韜荒曰澹泊之名非不美也然予竊謂丈夫生而遇知于世則當擁旄而出列鼎而食綺羅粉黛交侍于側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斯為快矣即不得志亦當與二三知己烹羊魚羔醉酒歌呼以相娛樂安能效枯槁赴淵之士寂寂以菜羹終老子曰子之志壯矣然子未知淡泊之味之可樂也知其味者雖有膏粱文繡勿之能易韜荒曰子姑妄言之而予妄聽之予曰淡泊之味至矣哉夫人之情惟是喜紛華

而厭淡泊故目欲視艷治之色欲聽靡曼之音鼻欲聞椒馨之氣口欲嘗芻豢之美于是勞勞攘攘逐膾趨熱昏酣于酣欲之中多所患苦一不得則憂愁無聊不平之狀無復生理馳其情性潛之萬物終身疲役而不知返嗚呼其亦可哀也已今夫五穀味之至淡者也百羞陳于前饜飫之久則未免有厭心五穀雖淡食之一日食之百年未有厭而去之者蓋至淡之中有至味存焉是故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恬然漠然于物無好淡于色故目不眩淡于音故耳不壅淡于臭故鼻不困悛淡于味故口不厲爽淡于世故故性不飛揚窮固淡也達亦淡也蔬食布衣能安其素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故其心常樂而不憂常足而無不足及其至也則無然畔

援無然歆羨不識不知以順帝則無聲無臭以通天載蓋淡之至德之至也予所聞于古人者如是子其有意于此否乎韜荒曰子之言高矣美矣而予愧弗能其以是為淡泊齋記則可矣子因次第其語以書之

丘氏山庄記

丘先生者吳人也本將家子登武科成進士當明之季歷官參將鎮海鹽例當遷總兵會亂遂棄官不就寓居于海鹽之邵灣山溪林篁竹之間有茅屋數椽僅能蔽風雨環其居四面皆山也山下有溪溪之上有田村落十餘里內亦無高居廣廈豪右縉紳之家星羅碁置大抵田舍居多其往來躑躅者不過樵夫牧豎與里中耕叟餉婦而已見有冠時服冠時服而至者輒適適驚曰此何為者也噫俗亦古矣予嘗造先生之廬見先生時而負薪時而出汲皆躬親之不以為勞有子二人亦皆沾體塗足荷鋤秉耜而歸不以為瘁予謂先生曰先生少壯登朝官階專閫麾旄杖鉞擁大

蓋策駟馬指揮數千人尊榮至矣今困頓若此不已傷乎先生笑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吾安之久矣吾有田可耕有圃可治則蔬食菜羹可以一飽短褐布裳可以一煖種秫以釀酒可以一醉茂林陰翳木石參差之際可以一坐山徑之蹊名花野草應時而發乘興以往可以一遊風雨晦明四山飛瀑冷然襲人倦而思卧可以一枕聽鳥鳴之嚶嚶聆松風之謖謖若歌若嘯若鼓若吹屬而和之可以一曲吾已無用于世也而勞于人者常少逸于人者常多吾俯仰天地間負慚亦已甚矣而何困頓之或敢辭予嘆曰嗟乎易所稱肥遯無不利者真先生之謂矣然吾聞之地以人傳故王彥方所居名君子鄉鄭康成所居名鄭公鄉范栢年稱漢中有

文里武鄉今以先生而居此則邵灣之幽勝當不減于桃源武夷可知也數十里年後其鄉之人猶得指其山曰丘先生之所登也指其水曰丘先生之所臨也而况其居乎然則茲庄之以丘傳無疑矣先生日子工于辭蓋為我記之予曰諾于是乎書

西村新舍記

西村新舍者吾叔人遠氏所構也叔故居小桃源與予舍相隔僅數里鼎革之際盜賊縱橫兵火相繼叔乃移居於城且四十年既厭其塵且囂也又思為歸隱之計于是卜築于龍山之西村云築既成予偕叔往觀之取道於通渠由小浦入分流既微兩岸逼窄如澮僅可容小艇滌層折九曲而後至門以外一水泓然夾岸則有桑麻雜植葭葦紛披港澗徑紆人跡罕到真有隱居之象焉其築舍也華不及侈樸不為陋有庭殖然有堂煥然楹桷皆備登其堂詩文滿壁皆才人學士之所題咏琳琅珠玉燦然可觀顏其堂曰南陔不忘親也堂之西為書齋其室幽雅几淨窻明讀書談道

于其中致足樂矣書齋之西有圃植以名花時以嘉卉列樹而交陰者竟畝如一圃之外結籬以藩之繞籬種竹百餘竿筠條挺秀叢篁蔽天風迴影亂則蕭然有聲庶幾其有竹溪之遺韻乎圃內穿池畜魚而養給是故遊斯圃者春有梅芳秋有桂馥夏則休乎竹林之下悠然而冷然者可以風冬則積雪于場圃之間竹樹交白一望而凝然者可以咏四時佳興焉往不宣吾謂先生且歌于斯嘯于斯旦夕而弗忍離也已已之秋忽有邀叔遊京師者不遑脂車趨治裝去比予聞之已出門十餘日矣叔已往予踪跡亦罕至西村不窺園者久之閱三載叔始束裝而歸歸以辛未之季春也予聞之而喜將往候焉已而聞叔方病卧杜門掃軌雖至親

好友不得望見顏色為之中阻然念叔病不置時方盛暑輒鼓柅造門闥人辭之甚堅悵然而返又閱月遣使通問叔乃有中秋之訂期予會于西村至期予復以病卧弗能從又不見得窺園噫窺園也而亦有數存乎其間耶吾不知新舍之堂構益新琴書無恙否也吾不知圃中之竹樹攘剔者幾何修平者幾何有加于舊否也吾不知花草之繁妍春秋之景色池魚之遂長無損于初否也數月之間其遊于西村之圃而馨欬于南陔之堂者又不知幾人其賦詩投贈咏南陔而問主人者又不知章幾束帙幾盈也予於是目中未及窺新舍而意中之西園已遊之熟矣伏爰枕而記之

陳仲先傳

仲先氏者陳姓名久登字克讓別號仲先鄞人也世業長洲代顯于宋徙于鄞其先侍御公矜常為明州守卒于官謚莊靖蓋宋拱中時也生子軒官至太子大傅軒子謚謚子御史中丞未生職官太師封國公曦子澹子概子寅子懿子懿子瑾子瑾子莘子莘子○子諡諡子友遠值元革命遂不復仕曰吾祖宗世食宋德不忍仕元其子賢景真孫平行皆以隱德稱衍生義淵淵生鎬鎬生有明御史公濂濂生槃槃生烜烜生廬江令坊坊生璠璠生之彥即仲先父也註春秋禮部何公彥宗孫公如游大奇之薦明經議博士以職不受仲先生于萬曆甲午仲先生而挺秀目炯炯然異常兒博

亦

士公憐愛之甫孩提仲父之龍官太史于京師迎祖母傳太夫人母送之武林仲先從舟中成士衛行鳴金舉砲仲先了無驚色而太夫人迹遂憐愛之及長果不凡喜讀書任義好俠落拓不事生產初仲父太史公貴好華奢平居賓客滿座聲妓雜陳陳氏諸子各以所見為喜而仲先獨好淡泊厭紛華嘗曰大丈夫生于世富貴不足慕也有圃數畝有竹千竿築室于山水之間朝夕焚香讀書致足樂矣博士公遨遊徧天下仲先追隨其間江山之勝得者什之八九北極燕趙南游吳楚望帝關涉長江弔亡國之墟賦詩慷慨訪古賢人逸士之迹憑眺其間故仲先所為詩文得于山林者為多天啟末宦仕不以道諂事逆璫仲先耻之遂不欲與當時

士大夫比肩絕意進取好布施不妄取憐才尤急雖升斗之養必以分人族人皆以為狂而仲先不恤也甲申館榭李聞國變輒愾然流涕奮臂而呼曰海內義士願為國家死賊者請仗劍從之為天子復讐而天下卒莫之應當事者且棄官去矣仲先復慨然流涕曰天下事大抵如此余諸生耳越俎何益於是晦迹山林不問戶外事終日誦詩讀書以為笑樂常所往來及當世名士皆絕不與通曰吾既不能為國死又寧復從人世遊耶所著有仍芳錄祀先記皆先世譜牒及先世遺事也九海內贈遺篇章聚而成帙題曰雲霞逸響及所著聲詩合刪成帙題曰陳仲先遺草然其慷慨激烈之志特立獨行之概則尤在著書之外也

文學王允司傳

余友王子允司諱直其先本熊姓為江東望族已而遷海昌冒王姓父青瑣先生素謹厚長者尤善書邑人以為模楷允司生而穎異讀書過目輒成誦幼喪母祖母某太夫人撫之及長善屬文年十七為諸生其為文宏中而肆外平淡縱橫各極其妙邑中先達交口稱譽之然允司不特制藝工自先秦兩漢以及唐宋韓柳歐蘇諸子百家之書無不錄成帙旦暮呶唔不輟下筆數百言有古大家風獨不長於風雅事親孝撫若弟至友每負笈所至多與弟偕教誨成就之皆令器尤謹于事大母初與余同習舉子業每晦明風雨寒暑之夕輒悲不自勝呼酒痛飲飲至夜半方就寢嘗謂

余曰余大母年逾九十旦夕不可保莫得掇科名顯榮于世以為
大母歡笑乃不得一遇知己竟偃蹇至此遂舉聲一號泣數行下
庚子夏太夫人謝世允司哀毀過禮值秋試余往候之見其容戚
戚然一似無所求者問其故允司泣然流涕曰向之汲汲于得志
者以祖母在故也今大母沒矣余復何所求哉其與入也不為歎
曲坦直以行同己者悅之異己者斥之故多忤于流俗喜交游結
同心為文社每讌集允司輒浸浸焉喜動顏色歌呼談笑雜以詼
諧自為以平生無所樂唯知己相聚可以忘憂人亦以此爭就之
平居酒半脫冠起立鼓掌慷慨言曰大夫丈見知于時食祿萬鍾
居廣厦衣繡衣出則張蓋擁旄從者呵于前車馬填巷旁觀而驚
嘆駭汗奔走者雜沓數萬人入則輕裾滿前環珮盈耳趙姬鼓瑟
秦女彈箏酒酣而往惟其所欲此為最矣或名高天下如郭有道
陳太丘之徒為世所宗車轍所至人爭趨焉又其次也若都不可
得吾將營半畝之官治一夫之圃夏耘而秋穫冬息而春遊時與
二三知己醉酒論文亦足樂矣嗚呼允司之志可謂壯矣惜乎天
奪之年一無所成就豈不悲哉青瑣先生以余之交允司最篤知
允司最深命余為之傳

族母朱節婦傳

節婦者林姓父家世居武原適海昌花園里朱君為婦朱君名某字李清氏余從祖行也李清君家甚貧朝夕無以自給母安之若素無怨言事姑林孺人謹常身自操作及紡績晝夜不輟易粟以供菽水未嘗少怠而李清君故羸弱又以貧故多勞苦憂患遂得怯疾醫藥不能濟母為之鬻衣飾典器物以治之猶不足乃賃屋而居毀故所居售于人取其直供藥餌然卒不治尋歿母枕尸號慟誓不欲生親戚娣姒相與慰之乃已生子引甫數歲而孤當此之際上有高堂下有稚子而家計蕭然田畝宇舍器皿百物養生送死之具皆盡形影相依獨祖孫姑婦三人耳嗚呼悲矣居數年

林孺人以病辭世母哀毀盡禮已喪姑零丁益甚母子時時相對泣啼饑號寒不知所為然其矢節較然不回如初歲癸卯欲為夫子營葬力不能而所賃居又不能停棺諸族人長老不得已議火葬于是載其骸骨將附葬于先塋之側是時值天方雨雪河流冰堅不可通舟楫母乃懷骨置腹中號泣號跣行徒步數十里攀崖越險肌肉之為盡裂道旁觀者莫不太息泣下稱道以為賢已附葬于南山先人墓還顧謂其子曰若父已得所處矣如我母子何聞者為之泣然間有以再嫁挑之者母即撫其兒痛哭曰縱令夫婦之恩可忘獨不念茲藐孤乎吾首可斷而此志不可移由是言者愧服議漸寢亡何子引又以痘殤母一慟幾絕遂無後于是其

母稍稍勸之曰汝所以不再適人者以子在故今子已死汝尚何依乎且汝年方少而田土廬舍萬不有一飢寒切身何自苦為母曰吾所守者節義爾豈以子之存亡家之有無遽改其志哉願母無復言死固吾分矣守志十有三載久而益堅歲在癸丑秋七月以疾卒于室所以始終維持成就之者李清君伯兄季良公之力居多嗚呼此其志節皎然雖古所稱烈女何以加茲惜乎有司不以風教為急而莫為之旌伏而在下者又不獲道德文章之士為表章其美垂之不朽也哀哉季良公長君飛雲余父行畧叙其事命余為之傳余不文何足以傳母然母之清風亮節田夫野婦猶能稱述勿衰以為里巷觀法矧余忝從族子後得親炙母之盛德

而徒默然已哉余遂弗敢辭退而紀其畧以為傳

七友盛南巢傳

南巢姓盛氏名中南巢其別號也世居攜李家素封以隱德著南巢少時讀書成誦十行俱下稍長便能操筆為文章灑如也歲甲申乙酉闖賊亂京師海內騷然盜賊蠱起南巢於是棄舉子業取三畧六韜及古今名將傳諸書伏而誦之頗得其要其于弓矢鎗棍戈矛劍戟之技皆嫻習之甚精且熟當是時羣盜縱橫劫掠無隙地可容南巢故鄉居畏盜尤甚其族人相與謀避盜之策南巢奮然曰四方猶是也避將安之為守禦之計可爾乃為保甲之法聯其隣里擇少壯而精悍者教以藝散貲財以給之陰以兵法部署戶皆有籍可稽盜發之處聽鑼鳴輒應互相救護不得坐視羣

盜遂不敢入其境南巢出則帶劍入則讀書卒以此破其家其志蓋欲有所成就非苟焉而已也及王師南下自江以南悉已平定羣盜之縱橫者皆已誅滅於是退而家居杜門不出日以詩酒自娛每當春秋美景朝花夕月之際輒集知己十數人尋芳選勝登臨不倦或賦詩或彈琴或投壺博奕各極雅人深致以為歡笑予嘗與之遊喜其豪邁不羈而未測其中之所蘊也一日讌集既罷酒酣耳熱慨然流涕謂予曰嗚呼已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吾胸中有數萬甲兵誰知之者使吾得遇知于世雖古孫吳將畧不是過也因與予論兵機甚悉予曰子所言將畧徒虛語耳若有武藝可試乎曰可請試以射是時夜已深矣南巢則左持弓右挾

天命從者去其燈曰請以香為的于是適郊外置香約百步有餘
矢凡三發皆射香滅之射法所謂指知鏃至不假於目者也觀者
歎以為神南巢曰未也請試以劍遂拔劍起舞上如抗下如墜劍
光周乎身而其芒數丈雖有刀鋸鉄鉞無從而入予曰觀止矣南
巢乃釋劍反席復呼酒痛飲達旦不倦其豪邁類如此平居落落
不治家人生產家日益貧頗以妻子為累於是翻然思出遊辭予
將行曰大丈夫生而懸弧于室志在四方得志則立音勲受封爵
名垂竹帛固所願也即不得志亦當遍遊天下名山大川探音越險
因得以圖其關梁阻隘之形疆里城池之域著為一書垂諸不朽
亦一快事又安能鬱鬱老死牖下與田夫牧豎同歸溝壑乎予曰

著

今羣盜方起所在都有子慎無遠行南巢曰子善易盍為我著諸
予著之得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子曰不可行之象明矣南
巢曰壯于趾以妄動也故凶今我無所妄第出遊耳庸何傷予阻
之不得于是擇日戒行李將發祭其先人獻爵無故而杯裂獻羹
無故而筋折家人咸知其不祥也而南巢弗聽竟辭家去矣出門
暮年弗返又明年有賈人與南巢相識者自江右來歸云去冬與
南巢同舟渡江颶風大作舟覆舟中之人溺死者十之八九予幸
遇救得活南巢亦在溺中嗚呼負其才而無所見知則亦已矣而
死又不以道也悲夫南巢年止四十餘有子二人皆業儒

舅氏學圃先生傳

先生姓查諱崧繼字柱浮後改諱遺字逸遠京兆近川公之元孫也予外王父公度公才名蓋世以諸生入太學肄業南雍癸酉應應天鄉試闈中掄魁主司者卒以微疵抑置副車其後以六堂課試異等選拔為郡司馬不就會遭世變不得大遂壯行之願膺志以歿舅氏兄弟三人先生行長幼而穎悟長而個儻年十七為諸生申酉之間四方騷動羣盜縱橫先生乃棄舉子業講習武藝兵法慨然有澄清之志已而國朝定鼎江南悉平先生于是釋雄心而甘肥遯築圃為隱居之計因自號曰學圃先生有圃數十畝繞其舍種竹竿花木果蔬之屬畝列成行桑麻間之穿小池以畜

魚每當春秋佳勝名花遍發竹木森然吟咏于其中者禽鳥來鳴游魚出聽雖山林幽異之徑無以加茲嘗謂予曰吾將築亭池上朝夕讀書談道足以自樂歲時則招集二三知己飲酒賦詩真隱者事也吾復何慕然先生性慷慨有大節不以家人生產為念喜交遊人有大故大喪則往助之有患難則往救之愛人而容眾輕財而好施以故人莫不爭就先生先生亦不辭其勞為人謀如已事席不暇煖其後交益廣從之者日益眾周人之急或破產以給之家愈貧先生弗問也出門則歸無定期視家如傳舍往往家有婚嫁徭役諸大事置之罔聞聽家人謀之卒不得遂其學圃之初志蓋先生雖不以仕宦為榮而志在斯人其素所樹立然也晚年

閱歷既久熟悉夫世路之荆棘人情之險波舉足觸忌動而招尤
乃始翻然悔曰墨子之兼愛誠不若楊子之為我也吾知所以供
吾老矣于是杜門掃軌稽古著書將治其圃以終老焉居家僅四
五年戊午之春忽得寒疾不數日而卒卒時年五十有三子四人
伯曰慎行癸酉登賢書仲曰嗣琛係太學叔曰嗣庭季曰謹出繼俱諸
生並有奇才工詩文有盛名于世

先傳作于壬戌之春正諸表弟艱辛困頓之日也夏重德尹方
且南北奔馳未有寧宇然其雄才邁志不可一世予早卜其非
長貧賤者已而夏重父子並登賢書丁丑求雯成進士將來鵲
起正未可量雖皆其才學所能自致要亦見吾舅氏盛德之報

云自記

前進士黃九烟先生傳

先生姓黃名星字九烟金陵人也幼時育於周氏遂冒周姓稍長知周非氏出乃寄食寺僧讀書僧舍以為常周氏亦不解其意第以為少年有志因而資之弗問也性警敏善屬文凡所作制藝及詩古文辭揮毫立就文不加點人稱其有倚馬之才云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高等數年貢太學肄業南雍一時公卿大夫假手為詩文者比比皆是聲名藉甚癸酉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授工部主事已而遷兵部時四方多故流寇騷然軍興旬午羽檄交馳大司馬封事旦暮奏聞皆命先生代之以先生之才而猶晝不遑食夜不遑寢應接無暇先生喟然歎曰直備書吏耳何以官為

不踰年遂謝病去歸而閉戶讀書博觀典籍無所不考益肆力為詩古文卷成帙甲申聞闖賊之變號泣徒跣奔告于史閣部請移師討賊恢復京師辭意慷慨聲色俱壯聞者莫不流涕是時藩鎮諸公方議擁戴未遑也及其歸而馬士英擁立之計成矣以原官授先生先生見其上下之間昏淫濁亂以為必敗往往堅卧不視事其明年聞閩中復有所奉杖策往從之拜給事中其時從附者亦皆偷安一隅不知大計每晏會則張樂設席劇飲歌呼先生輒叱之曰此何時也卧薪嘗膽猶患不濟安用此靡靡者耶當路者之出也必張大蓋策肥乘堅羅弓矢陳戈矛前呼而後護如太平故事先生則步布衣以為常時王師未至而處堂之雀晏然自

大

自喜其為將者又多殺戮良民以首級邀功民不堪命聞風聲鶴
唳輒望風奔潰相蹈籍死者無筭先生曰事可知矣於是謝事歸
過浙江適大軍下江南平八閩先生乃寓居于此先生之為人
也清而介岸然義然不苟言笑與之語道理論詩文則欣然喜談
之娓娓非其所好者望望然去之惟恐其浼已也遇流俗人言有
不合輒面詈之不為少假以故與世多齟齬平日閒居無事則出
遊探名山選勝地終日盤桓其中皆有詩文以紀之聊以寓其悲
憤離憂而已蓋其忠君念舊之恩國破家亡之感未嘗忘也先生
與予先伯父為同年友故余得見先生而親承色笑且得聞其
生平太畧焉歲癸丑先生移寓吳門不獲從先生游者數年戊午

友

之秋明人有自吳門來者傳先生已歿矣問其疾曰非疾也先生
忽一日沐浴具衣冠設饌祭其先舉聲一號仰天呼曰吾為子不
得事吾父為臣不能忠于君有覩面目忍耻偷生已三十餘年是
亦足矣不死何為遂抱石投河而死時年五十餘予聞而異之猶
未信也又踰年問諸叔氏人遠曰信矣遂退而為之傳

明經查漢園傳

漢園名雍查姓漢園其字也幼孤家最貧朝夕不能給然善讀書喜古文大家未嘗有師友之功下筆為文章如宿構然年弱冠應童子試督學使者張公特設音童之目試七藝應者數百人中選者止二人漢園第一督學大音之次年甲午科試拔置第二餼於庠是年秋榜發後奉

詔選拔諸生之俊者貢太學漢園亦在選中一時文名藉藉又明年赴京 廷試謁謁公卿見其文者交口稱譽之及南還鄉之縉紳富室爭欲延之以為塾師課其子弟舌耕所獲廩有餘粟俯仰之資差足然漢園性慨爽不喜委蛇人有過直斥無隱不能容或

詩

小有違忤輒叱咤之使人若不能堪以故所如多不合丙午復入都應試下第歸家居無事因取易讀之忽有所得翻然悔曰誤矣向之營營者竟何益乎於是廢舉子業慨然有遺世之志人有延之家塾者皆弗就益發憤下帷讀六經四子以及先儒性理諸書口誦心維津津乎若探重淵獲異寶而不勝喜也暇則與高人逸士尋山水之幽坐卧其間或數晨夕賦詩以鳴其意亦時過予相與論古人之學臺臺不倦嘗謂予曰人之所以欲富貴者不過美色之悅吾目也淫聲之悅吾耳也芻豢之悅吾口也高居廣廈以為適吾體也杖蓋擁旄以為驕吾志也今吾安其素無慕于外則編衣綦巾足以自奉彈琴咏歌足以自娛蔬食菜羹足以果腹衡

門之下可以棲遲安步而徒可以當車俯仰之際豈不快然若夫
敝精勞神以干進取媒利祿嗜欲內搖風波外迫終身疲役而不
知返也不亦大可哀乎得志固不足榮而况其未必得也予是以
謝而去之自是以後凡遇鄉試皆不赴而專其意於著書嗚呼以
漢園翻然悔悟之志而勇於從學如此其所成就未可量也惜也
享年不永年踰強仕遂以疾終無嗣其所著亦復散佚不傳

異僧傳

異僧者不知其姓名號水月鼎革之初避兵來杭結茅舍一椽居
城外每出遊則累歲月莫知其所往歸則趺坐斗室中未嘗誦經
禮佛與里人言休咎輒驗里人異之然而未知名也閱三十年撫
軍范公蒞浙首訪僧得之嘗與往來不絕于是杭人嘖嘖嗟異遠
近聞之無貴賤賢愚皆願得一見以為幸而此僧往往避跡候者
盈門罕所接納予聞而亦造焉適相值坐而語所居僅容膝見其
貌樸而性粗似非有道者及與論古今事理頗晰因自叙其生平
曰予嘗徧遊四方南抵滇黔北極燕趙出居庸關留瀋陽三年知
王氣所在相見者皆公侯將相范公之先人予舊遊也故范公知

熟

予今四方將有兵起范公當其厄而浙地則宴然無事福地也但
今秋有蟲食苗小飢耳時同坐者問禍福輒厲聲直視答曰吾弗
知吾弗知吾豈星相者流耶問其年曰嘉靖年生里人相傳以為
百五十歲云既別去問諸其隣隣之老者曰僧之始來也鬚眉交
白已甲子再週矣今歷數十年而貌如故約而計之當百五十歲
矣予復問曰果前知乎老者曰其驗如神予未之信也已而晤友
人於湖上知此僧甚詳述其一二軼事曰太倉有周孝標者嘗為
予言甲申之春有異僧來吳郡趨之若狂予心竊以為誕約同志
者數人欲往辱之其夕方寢夢一老僧排闥入呼曰難至矣猶熟
睡耶驚覺恠之明日往見觀其狀適如夢中僧目逆而問曰若以

夢故來乎予更怪之詭曰未嘗有也僧曰無誑予子來則難解矣
子不信佛吾今強子塑佛像一尊可以脫禍矣予尤恠之曰如果
禍至豈佛像可脫乎此妄言也且貧士謀生不給寧有餘貲及此
僧曰子歸而謀之則有金矣予終以為妄遂拂衣出歸家語內子
內子曰姑嘗多病吾以紡績累數金將塑佛像以為禱知子之不
信佛也故不敢言予聞之不覺啞然屈服更往見之以實告之僧
喜曰此子轉禍為福之機也予因請問塑像者何人曰王姓者召
而問其費几何曰須二十金子歸而計其費恰二十金適隣有善
塑像者召而問之曰十金足矣予喜省其半往覆僧僧曰此非王
姓者不可子誤矣何惜乎十金而不以脫此大難乎予更訝而疑

亂

之然業已許其塑像無以易也遂從之酉戌間干戈方起所在騷然而太倉已平定每家故居婁縣老母適往婁未返突有倡亂者閉城拒守老母在危城之中予倉惶往探為偵者所獲縛至城下幾被害有守門者坐城樓望見忽大呼曰救人救人此非太倉周秀才耶遂釋其縛予亦不解其故問救我者何人乃前塑佛像王姓者也王姓者謂予曰吾前塑塑像費不過數金以二十金誑予子信之勿疑長者也故釋之子其速行于是得奉老母以歸然後知塑佛像之果可以脫禍也後數年而訪之則在杭州矣友人述此言于予予猶未之信至是年秋田果有蟲歲少稔其明年癸丑吳三桂果稱辭諸逆蠱起民受其毒而吾浙宴然且范公之撫浙

遣

也嘗造其室問行藏僧曰公有大患恐不能免范公曰然則吾謝病去可乎曰求去不得范公謝病之疏三上果不得行遷八閩總督果死于耿逆之難又其時太守嵇公嘗往候之三返不得遇卒乃遣從事遺之以米問休咎僧曰為我語嵇公某月某日勿坐聽事堂他亦無言至期堂忽傾門屏几案皆碎而太守無恙諸所言奇驗類如此予始異之欲更叩其所以而僧嘗往來吳門去輒相左甲子秋始聞其死好事者以為尸解吾竟不知其所以推測者何術年壽幾何以疾而終或曰僧本越人嘗為明季武臣有邊功天啟中忤逆璫懼禍及故有托而逃隱者也

亡友查韜荒傳

韜荒名容查其姓也系出京北近川公之後生而穎悟過人少儻有大志喜讀書工于詩文然落拓不羈家雖貧不以家人生產為意韜荒于予為母族中表年又相若故予得交於韜荒歲丁酉予與韜荒集同志者六七人訂交湖上時值秋風朗月湖水汪洋相與賦詩飲酒抵掌高談論辨經史及古今人物高下連日夜不倦韜荒每醉輒仰天而呼歎噓泣下謂予曰傷哉貧也無以為養予曰豈有有才如子而長貧賤者乎已而省城有趙公者以愛才稱奇其文遂以女妻之趙公之官楚中韜荒就婚于楚居無何韜荒脫簪珥散金結客因為數郡大會一時名士畢至各出其奇作

為詩古文辭視韜荒一字褒貶以為進退榮辱韜荒于是聲名籍甚而楚中當事聞之咸嘆慕謂趙公得佳婿爭欲致之門下惟恐不得相見至今楚人以為美談閱數歲治其裝挈妻子歸鄉里挾其貴游所投贈及趙公所遺奩粧衣飾之費約數千金人嘖嘖嗟異而韜荒視之蔑如也慷慨任俠揮洒立盡雖典衣鬻產而豪爽如故久之家益貧俯仰不能給于是出遊四方為入幕之賓聞韜荒名者競以幣聘車轍所留大抵皆督撫要津韜荒則與之去樊輿利與民休息地方陰受其福意有不合輒拂衣去雖千金不屑就平居事親孝兩執親喪哀毀出于至性百計稱貸以盡喪禮其交友也自同心素交而外又能包荒容衆不立崖岸人多樂親

之莫不以為韜荒厚我故韜荒交最廣然此中井然賢不肖未嘗無別惟肉食者多所齟齬邂逅觴酒間醉則往往反眼罵坐人率以此稱其狂歲在甲子春復以貧不能家食出遊楚中經年不返竟卒于楚時乙丑四月也嗚呼以韜荒之才高學博縱不得顯榮于世亦當著書立說以垂不朽乃有志未逮年甫五十遽爾棄捐惜哉倘所謂天奪其年非耶韜荒有子三人長名某亦豪邁自喜使某也能世其學以底于有成則韜荒為不死矣

亡友陳敬之傳

敬之陳姓名翼敬之其字也陳氏為海昌望族父乾初先生以理學名家受業於山陰劉蕺山先生之門稱為高弟敬之能世其學方少年即以古人自負厭棄舉子業弗事專意於詩古文辭每旦正襟危坐讀六經四子以及先秦兩漢諸子百家之書高吟朗誦聲震林野雖寒暑不輟作為文章大率皆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其間段落章法井然如也詩亦率意為之不事組織為工嘗語予曰世人忽而學唐忽而摩宋總屬無謂吾自適吾意耳何問唐宋子淡服其言以為可與言詩平居幅巾布衣高視闊步而容岸然見之者皆有所嚴憚即而就之則熙熙樂易有近人之容睇予之氣

不形于色至與人論學之同異或古今人品高下行事得失以及成敗是非進退出處之故輒厲聲雄辨反覆不已雖老生宿儒不為之少屈其事親也孝初乾初先生暮年得痰疾手足痺痿不能舉終日坐卧猶苦不自適須得人撫摩運動之不已乃得安敬之則朝夕弗離右左祁寒溽暑衣不解帶如是者數年乾初先生歿敬之哀毀盡禮其棺服含斂治喪之儀悉遵先人家法不茹葷不用樂不作佛事一切世俗紙錢之物弗設鄉里之有識者以為美談其交友也必以誠與子言孝與弟言恭凡與人相勉無非博學力行之事人有過則必規之甚者正容作色或面斥之不少假借是故好修者樂與之遊其不然者莫之與也其貴顯有勢力者未

嘗妄與之援視之蔑如也雖蔬食布衣自以為過之真有緼袍不耻之風焉晚年尤好著書不襲陳言而出己意嘗與予言世之論學者皆宗宋儒余取其書讀之多所未合吾以為論學者直宗孔孟之書而已此其旨蓋本于乾初先生而闡發之可謂能負荷矣敬之體故羸弱以力學成疾而卒卒時年五十有八子一名克鬯補博士弟子有文名

羸

亡友徐敬可傳

徐子敬可諱善嘉興人也族望于禾簪纓接踵大父某公官尚書子姓繁毓羣數十人習見家門貴盛競為粉華而敬可獨喜淡泊意超如也自幼穎異工文辭年十七應童子試冠軍補博士弟子員居亡何棄舉子業勿事幅巾布袍慨然以古人之學為己任當是時嘉禾有施翼修先生者闡良知宗旨以掖後進為東南理學之倡而敬可率先從事之故其信道最篤平居無事輒裹糧入山中累月不出旦夕攻苦省愆釋累以返其初久之而澄然瑩然意得而忘其所以然尤喜讀莊老之書及叅校釋典頗得其精蘊謂與儒者之道同出而異名者故嘗與緇衣羣聚誦經禮佛若無異

于愚夫婦之所為者予嘗恠而問之敬可喟然歎曰今世之所謂學道者大抵修飾邊幅為偶人狀其于身心性命究奚裨不然則或假借通融誑已誑人罪尤不小不若方外一二高明之人其用心專而用力苦皇皇然如溺于海必求登岸而後已誦經禮佛亦其煅煉之一法也故有取焉其居家也無疾言遽色事無大小皆應之以自然不為矯飾每客至遇困乏則以蔬食菜羹未嘗經營于力所不及但懷率意人亦以此諒之家嘗兩失火僦居容膝家人多不能堪而敬可處之恬然其與人交一以和易不露圭角藹然可親故士無賢不肖莫不稱為長者獨不輕與人言學以為大聲不入于里耳言之無益徒滋口過而已是故用心于內不求人

知苟非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者雖數甚晨夕未嘗知其為學道者也年踰強仕學益進矣乃改裝出遊寄人幕下以為硯田之計衆皆怪之不知者以為敬可之終始易節而俯仰于人也其知者以為為貧而出不得已也或下以問于予曰是皆未知敬可之心者也今夫金非烈火則銅鉛不出而塗泥汚下之地則蓮華生焉故君子之學亦正于聲華功利之場澠之磨之以自試其堅白之素敬可之出遊意在斯乎敬可既出遊予不得相見者以年月計間或歸而晤予則出其所著易傳示予所造益復精澁叩其中卓然不惑果有出于風塵之外者然後知予言之不誣也辛未之秋聞敬可以疾歸卧欲往問之亦以病阻至冬而竟終于家矣吾不知

間

易筭時果能了然于生死之故不負生平所學否然其生平行已大畧固可得諸想像間也卒時年六十有一子三人皆力學有文名

亡女張節孝傳

余生女多不育存者僅二人適張氏者其長也性和靜自幼如成人承順父母未嘗有忤色友愛諸弟旦夕弗離及長稍識字便喜讀書女工之暇輒取女訓諸書誦之歎曰凡為女子當如是矣自視聽食息以及應對進退周旋皆能做之而行動必以禮母嘗有病則食為減食卧不安枕聞呻吟之聲輒悲不自勝每家有賓嘉讌會治中饋之事則弗恤辛苦以代母勞嘗至夜分不寐寒暑未嘗少怠其天性過人類如此年十八歸于張諸生拱辰其君子也拱辰家世朴素治家勤而儉有魏人風而吾女性亦厭繁華不以奢麗為容舅姑則喜曰真可謂佳兒佳婦矣事舅姑孝先意承旨

唯諾必謹與妯娌和而順終始無間言御婢僕莊而有恩雖不假色笑然未常妄加詬詈小有過犯怒容以待之而其人自服舉家稱為盛德居亡何拱辰既析產分居吾女承勤儉之風未之有改而獨于鄉隣宗族往來稍稍從厚贖其困乏通其有無里人皆嘖嘖稱歎又恐不當君子意每拱辰入從容謂之曰吾家有餘而彼不足其怨固已多矣若又惜升斗之粟而不與之相通則其毒益甚脫有水火之盜賊患難之至欲其相救相恤不可得矣且不惟不相救恤而已且安知不有從而下石者乎已而舅姑被盜傾其所藏獨不入拱辰之室久之偵知為盜引者乃其隣近之人蓋嘗以緩急之故有德于吾女者也初張氏故居橫山兵火之際畏盜

誤 殞

遷于市至是失盜仍返其故居隣人之婦送行者皆牽吾女裾泣
仁人去矣何時復來依依戀戀若稚子之失慈母者然其平日之
感乎人者可知也拱辰嚴君素寬厚長者卒不問盜所由然意忽
忽不樂竟以成疾而終拱辰夫婦哀毀過人治喪盡禮期年拱辰
率先兄弟為親營葬盡其心力之所能必躬必親期于無憾而後
已既窆窆葬地與母族之田相隣母族以為侵其疆訟之官實非
侵也意在得重賄諸兄弟皆願和解拱辰獨奮然爭曰無端之釁
不可長也遂以身任之任勞任怨奔走郡邑間累月不得息此訟
得理而拱辰之疾已成矣然疾雖成所感猶淺為庸醫所誤竟至
歿亡吾女號慟幾頰晝夜不絕聲勺水不入口者七日誓以必死

誠

肌毀骨立其姑百端寬譬譬之不能解余因喻之曰汝性至孝念
吾兩人尚在汝何忍舍之而遽死也乃勉為啜粥自_日至暮悲泣無
時無數廢寢忘食以為常且其矢死靡他之志終不已也聞吞金
可以殺人遂吞之數日竟不死又聞水銀可以殺人又服之亦不
死其後家人漸覺密為之防得免三年之喪畢于是治裝歸寧曰
死生有命議哉是言倘吾命不當死吾願侍父母以終身矣自是
在家之日常少歸寧之日常多終日間出見父母則強為歡以慰
父母之心退居私室則悲泣如故平居蔬食布衣盡去其簪珥珠
翠金銀之飾及綵色綾羅之服足跡不踰戶每飯不過數匙精神
困憊日以不支夜嘗默禱于天惟願速死以了吾志丙寅歲奄奄

寢疾延醫治之不効病方劇謂謂弟曰死固吾分也吾得死于父
母之手斯足幸矣竟卒于吾家卒時年僅三十拱辰之弟倬人迎
其喪歸與拱辰合墓于^其祖墓之側宗人私謚之曰節孝題其墓無
子以倬人之子大光為後

仲兒孝廉金魁傳

余生六子金魁其仲氏也原名協應字之曰敵兼蓋取兼山敵應
之義也應兒時苦多病羸瘠不堪常恐其弗育稍長病漸愈凝然
自重無小兒態就家塾喜讀書日課數十行皆琅琅成誦自旦至
暮未嘗有惰容年十餘歲課以舉子業不踰年而稍知所向三年
而斐然成章矣累應童子試不售乃益發憤下帷伏讀五經及先
秦兩漢大家之書學日益廣文益工筆無停機頗得歐蘇遺意壬
戌之春就試桐邑書藝之外兼工五經邑令何公大奇之招覆者
再拔置第一而桐邑士大夫以其寄籍也共相攻擊竟不得與郡
試遂更今名改試秀水其秋督學使者楊公拔之名列第二為諸

生嗣後累試輒前茅丙寅歲督學王公校文禾郡金魁以冠軍食
餼時王公負知人之鑑月旦不爽于是文名藉藉然仲兒性醇謹
未嘗以自多也平時恂恂馴雅若不勝衣事父母順承無忤柔色
以溫予每出輒隨旦夕弗離與兄弟友愛過人文章道誼互相規
勸勿怠其與人交不設城府坦然溫然具有真意人亦以此樂親
之雖机械變詐者遇之亦爽然自失至其瞻視動容又肅然嚴飭
望而知其有令儀焉歲庚午余館甥周靖遠及從甥陸希韶訂仲
兒同學寓硤山僧舍攻苦益力揣摩既成時督學周公錄科簡拔
批其文曰不留行矣是秋果舉于鄉受知于太史張石虹先生識
者以為張公之得士朱生之得師兩相遇云仲兒處之恬然畧不

經意惟念父母年老真得博一第奉升斗之祿以養其親差足自
慰于是趣治裝上公車值歲之仲冬寒威大作倍于昔時飛雪數
千里層冰連結江河累月不解牛馬凍死者相望于道單寒行旅
往來之人亦徃徃僵卧溝壑仲兒以羸軀弱質跨驢走風雪中忍
飢冒寒晝夜不息嗚呼憊矣其明年至京師就南宮試意其肆力
于文場者勞苦必甚又下第南還更為之悵然嘗謂諸兄弟曰父
母老矣兄弟又多產薄不能給又以公車諸費鬻產稱貸貽二人
憂吾心竊不自安又不得一第以為父母光寵為之奈何平居意
快快不樂每誦劍南詩人生十事九堪歎春色三分二已空之句
諸兄弟皆以為不祥心竊怪之壬申春二月復走台州寧海縣謁

其薦主辛公水陸兼行山多崎嶇飲食粗糲又非孱質所宜當是時靖遠已捐背矣靖遠名大堡子館甥也質美而能文其溫和樂易之慨與仲兒畧相似初艱于童子試辛未之冬甫采芹而病大作兒出門不數日靖遠竟以病故年僅二十有五又有伯道之傷仲兒自寧海歸聞靖遠之訃哭之慟為長歌以挽之叙平生歡及骨肉之慘傷備極悽楚見者無不流涕謂敵兼之善哭靖遠也孰知哭靖遠者轉以自哭也哉立秋後一日忽得嘔血疾與靖遠又相似延醫治之稍愈猶力疾強起終日端坐秋冬之間病劇百方治之不救閱一月而歿年僅三十有一再娶皆無子以長男嶽徵之季子棠忠為之後與靖遠又相似嗚呼吾有女而孀吾有子而歿一歲之間兩撫其棺人非木石誰能堪此蒼天蒼天我罪伊何而罹此憂哉因思念之不能忘聊述其生平而為之傳

族叔太學生人遠傳

叔氏人遠名邁別號日觀世居海寧之小桃源與子居相隔僅數里烟火相望鼎革之初盜賊蜂起卧不能安枕乃遷居于城馬父岷左公以名孝廉起家官司李治叙有聲年老懸車闔戶著書以詩文名世登上壽鄉黨宗族莫不稱為長者生子僅叙一人叙生而魁偉侷儻有大志甫孩提便能操筆學為詩及長善屬文其制藝之工高華典冊煌煌乎廟堂法物前輩交口稱譽以為盛世名元無疑也謬愛子畧其分如此兄弟然每與同社操觚角藝視予文輒稱為擅場曰予之文以肉勝子之文以骨勝子殆得力士古文大家者耶子愧謝不敢嘗戲語叙曰叔榮世之文予傳世之文

也因相與快飲以為歡笑平居家庭之際父子祖孫交唱和賦詩盈帙熙熙浩浩極天倫之樂事世祿之家未之有也與人和而易汎愛容衆見之者人人各得所欲以去以為人遠厚我每讌集從容談笑一座皆傾暇時吟誦不輟凡歲時令節以及游覽登眺或親朋好會微至花鳥蟲魚莫不有詩以咏之歲在辛亥岷左公蒞任叙州道遠而險叙念親不置匹馬走萬里省覲綠崖踰嶺辛苦備嘗因以覽其山川風土關梁險隘凡人登臨之所至歌咏之所傳莫不睹記而載之于詩嘗自言吾入蜀時于馬上賦詩吟思入苦有虎垂首過于馬前不覺也及已過而視之乃知其為虎也更為之心悸其用心之專如此至叙州父子相見如夢寐喜極而

悲泣數行下時叙州公已謝病遂解組與叔俱歸一路賦詩各極其妙歸乃杜門掃軌家庭酬唱如故時人羨之其明年叔氏遊太學公卿大夫見者無不嘖嘖稱賞文名藉甚時方奉特恩太學生從史館劾用者可得郡司馬等官當路者爭為之地而叔以色養念切迫欲南還竟不就于是輒治裝歸其去也有北征集其歸也有南轅詩約數百篇皆膾炙人口數年之間一門之唱和又不知幾何帙矣壬癸之際叙州公與吳太孺人相繼辭世叔盡哀盡禮服闋厭城市紛囂乃卜居于龍山之西村為終隱之計因查氏之故宅闢而新之環以池沼繞以桑麻築精舍于其上有堂殖然有室窅然竹樹交陰名花雜蔣真有竹溪桃源之遺意馬題其堂

曰南陔不忘親也堂既成日與心相知者吟咏其中若將終身焉者已巳秋忽有邀叔遊京師者不待束裝強之而行留京師者二年竟得痰疾辛未之夏抱病而歸予往候之見其貌癯然肌毀如削坐而語氣喘不能息予為之大驚既別去叔方謝客堅卧予亦不得朝夕繼見每通聞問則曰猶能強飯醫方治之無恙也癸酉夏大旱河流涸舟楫不通聞叔之訃予亦以久病不能徒步往吊撫棺盡哀其秋始得一哭於先生之靈云聞先生于易箒之前數日作為自叙自祭等文并有詩以紀之謂非脫然於生死之際而達命安時者其能從容如是否耶卒時年六十有二子三人長灝次淳季治俱太學生能世其學

三兒文學協序暨兒婦祝氏合傳

協序予第三子也字之曰恂如蓋取言有序之義協序性穎悟過人甫能言便能識字指示之經目輒不忘五齡就家塾課以幼學及四字書過目成誦四年之中遂遍及五經周禮皆熟記九齡令讀先秦兩漢唐宋大家之文十行俱下若溫故然有餘暇因而旁及舉子業與之解經義及舉子之文領畧最速且善問難遂操筆為文辭意俱出人表見者無不嘖嘖嗟賞其明年欲出就試予抑之挽人請之甚力乃許之邑令恠其幼面試者再大奇之然幼嘗多病每當試期禁之不得與年十五受知于督學使者王公錢邑甯邑兩試皆冠軍已而王公以甯為本籍也乃除錢而補之甯學

稱之曰爾其為棄襦生乎識者以為不壽之讖云年十八科試以第二名食餼自是而後每試輒前茅但屈于棘闈不得展其才居嘗似有不自適者其氣質固羸弱又勞與鬱積而病成矣天性孝友平日庭聞之內親憂亦憂親喜亦喜雖不必有竭力服勞之事而其油油愛親之意溢于顏面兄弟之間自為師友藹如也其為文好高古不屑時蹊故不易售詩亦幽秀時有悽惋之音嗚呼此亦非壽徵歟娶于祝余中表子靜女也外舅未有嗣視之如子協序亦事舅如父往來甚蜜相得亦甚歡祝氏之隣里親族見之者無不親之愛之每以語子靜曰以恂如之才似不可一世而挹其溫厚和平之氣如坐春風中令人心醉真可謂快壻矣而外舅亦

以是稱之甲戌之秋於龍山古文忽得嘔血疾然亦一發遂止予亦以為此勞心所致偶然耳服藥當漸愈其後及秋則發旋亦霍然至丁丑而大作矣而猶能強飯坐卧如故延醫治之而病終不能退明年春子靜謂予曰聞上海有名醫能治怯症危者可安子多累未能遠出吾當率恂如就治之予曰諾于是招協序就甥館擇日將行而病乃轉劇不便舟楫遂迎醫至家候其脉曰可治然服其藥不効奄奄寢疾至不能歸閱月而終于甥館嗚呼其辜外舅之恩而貽我老人之痛也可勝道哉兒婦故嘗有疾其時悲悼不勝幾至于殞視含殮畢誓以必死絕者累日父母號泣謂之曰吾兩人在汝又無兄弟形影相依惟與汝三人耳汝獨何忍而遽

死即耶乃強飲之粥不過數口而止嗣是嘗堅卧不起或數日之間間進湯藥一次而餐竟廢又三閱月而竟終于家此其志節矯然炳若日星者也平時事父母孝先意承志未嘗有過父母有不豫之色善為寬解及歸予家事上接下各盡其諍而于事舅姑尤謹婉婉聽從無所忤處妯娌以和相夫子以順或有所規勸亦出以從容委折使之自喻終日勤事女工未嘗窺戶外其婦德之可稱又如此同牢凡七年所生止一女亦以今春痘殤無子協序卒時年僅二十有七兒婦年三十以弟 之子宜忠為後

文學周靖遠暨配朱節烈合傳

靖遠余館甥也名大堡世居海寧之洛溪為清白吏子孫傳家篤厚父若木君娶于朱予從妹也生靖遠靖遠甫生彌月即為其伯父似青公後以嫡長承祧義不容緩故也靖遠生而岐嶷容貌端莊自總角至成人好學不倦為文娟秀有聲光愛之者如春花秋月不忍釋手天性溫過_得人少嘗_得予家予甚愛甚愛之若木因與子議婚予遂以次女許之靖遠已後伯父而兩執本生之喪皆哀毀盡禮蔬食禁酒者累月三年之內未嘗與譙聽樂若心喪然既娶總理伯仲兩家之政甚煩且瘁然未嘗以此廢學事兩叔父至謹撫同懷兩弟至友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惟恐有一毫弗盡以貽先

人憂其于宗族鄉黨皆極其厚不計有無常相周卹接人以和御下以寬終日之間未嘗有疾言遽色人有犯之者輒談笑受之有唾面自乾之度故稱之者曰靖遠真長者也無智賢愚不肖莫莫有怨者一日文雖工艱于童子試年弱冠矣望一衿如望歲于是益發憤讀書遂積勞而成疾年二十五始受知于邑令田公試冠軍其冬補博士弟子員方期鵬程九萬而疾轉劇矣明年春竟病卧不能起百方治之不効寢百日而歿吾女號慟幾絕以頭觸棺欲身殉之為衆婢所持得免然從死之念未嘗須臾忘也自是而後哭晝夜不絕絕粒十餘日諸母強之再三乃為進一餐既而曰吾所以未死者以君子未葬耳而義不獨生也嘗作哀辭有曰身

雖未死心先逝無奈偷生未葬時血淚千行誰得拭夢裏逢君先
報知又有日幾年悲恨不同行百結愁腸對暮燈孤獨兩全無活
計早將一命付陰君女故有怯疾憂思不已而疾乃日甚于是竭
力經營三年喪畢竟得葬靖遠于舍旁隙地當是時靖遠本生父
母俱未葬吾女悲其暴露久也欲為之塋域身任其費而返有撓
之者遂不得併葬焉然其孝思亦概可見矣葬已又為之詞曰葬
賢已畢今該死緩死將歸別老親難解難開愁萬斛昏昏只向死
邊尋數年之間作詩甚多大率類此不可殫述蓋吾女夙嫻婦德
喜讀書識義理其樹立之有素也今年夏抱病歸寧終日不笑不
語寐而涕泣枕席間皆有淚痕晝亦不起窺其意若不欲生者勸
之食不應為母者痛哭強之或啜粥數口輒已然竟絕粒而殞初
靖遠之喪無子以從弟右瞻之子光錫為後今尚未成立而吾女
又喪死者之志則遂矣而生者之慘傷又何如也吾女故久病有
瘠容含殮之日神采煥發如生觀者莫不嘖嘖嗟異之嗚呼余生
二女長者于丙寅之冬以節孝終予既紀其事矣而少者復死于
節十餘年之間兩遭女喪何不幸至此耶然其少而寡同其歿亡
同其貞節又同使鄉黨隣里其指而稱之曰雙節則予之所謂大
不幸者乃所以成其大幸也夫

從弟文學巖生傳補

皆

余從弟巖生名輿思別字西崖先叔父肆夏公子也公文譽滿天下行誼卓卓里閭昏誦法焉不幸以名儒早世巖生生九齡而孤幼多病體僂然骨立叔母徐撫之嘗恐其不育也叔母故多男皆早殤及叔父歿僅存巖生與妹二人耳故憐恤之尤至稍長善屬文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鬻序嘖嘖有聲然以善病故叔母嘗禁其讀書而弦誦未嘗少輟性謹厚寡過而事母尤孝夕必視寢晝必視膳每初寒盛夏衣服飲食枕單供設之具必躬親之惟恐不適母意以致不安母嘗有疾親侍湯藥為之減食或聞呻吟聲輒飲泣不能已入而問安則歡笑以承顏色多方寬譬之必得親心

墓

快然後退平居令妻子勿畜私財凡出入往來必令請于姑有弗請者必加譴責每入內見母有不悅之容必呵問妻子或承順稍違則反目者累日其事親有道大率類此雖不必有割股廬墓如古人奇特之迹足以驚世而駭俗而率其天真孺慕依依若赤子然故宗族稱之鄉黨稱之其誠足以感人也與人交不為歛曲而直柔之致人自悅之歲乙卯以弱體力學而致疾閱數月病劇予往視之涕泣謂予曰死生命也夫復何恨所可恨者有母在堂不得終養而反貽母以甜犢之悲則予之負疚于九泉也何時已哉嗚呼其終始愛親之志概可見矣予亦少孤巖生與予相依相恤幼同卧長同學未嘗一日離親予恭予有事則分榮勞有失則

哉

謗雖同懷之好無以過之獨奈何天不憖遺而遽奪之速也悲夫
卒時年三十有九子二長協采次永霖皆諸生妹一人者適陸君
聖木名楷早歿年謹二十餘即孀居持其門戶志節皎然動不違
禮娣姒諸姑皆奉其坤儀以為矜式端莊淑慎三十年如一日教
其子燿慈母而有義方之訓今學既成矣名馳庠校稱一時俊髦
固偉然丈夫也而入瞻母訓猶凜凜若師保然其治家之嚴肅如
此故鄉里共欽仰之且與巖生並稱一門節孝云

余從弟巖生亡二十餘年矣嘗欲為之志其墓因其未葬也遂
巡久之然其生平孝友終不忘于心戊寅秋夏重兄弟將選予
平日所為詩文而付諸剗剗從子永霖因而請曰伯父素念吾

父不忘請為立傳而登諸集中以垂不朽予曰予文何足以不
朽汝汝汝父固自有不朽者在遂補之自記

陸母范太孺人傳

孺人姓范氏海昌處士陸嘉聲之婦也孺人性夙慧幼嫻內則年十五嬪于陸時處士年亦止十五相敬如賓未嘗以年少故失夫婦之禮閱兩月遭舅之喪而宗族之強悍者利其所有且以其年少而孤立也羣起而侮之處士將與之抗孺人泣諫曰陸氏所存一綫獨有君耳即奈何以小忿亡其身乎因勸之割產以分給之而強悍之徒不覺愧且悔自詣陳謝其識量之過人如此當明之李羣盜蜂起處士故居城邑間城中人情洶洶各不相保處士乃留守于家而孺人遂以子身奉其姑朱太孺人潛避于鄉朝夕侍寢膳左右弗離雖流離顛沛之際而奉養有方舍館無恙皆孺人

力也久之底定來歸而城邑罹兵火之餘平日所蓄資財俱已散失無餘蕭然家徒壁立矣于是處士奔走四方以為衣食計孺人則親操井臼修婦功上以奉高堂下以撫諸子凡所以治中饋禦外侮以至延師課學及婚姻疾病患難之故莫不竭力而經營之處士雖拮据治生勤勞于外然中道而歿卒不能厚自封殖所存產不過一二頃處士既即世孺人遂析產以分諸子諸子皆有綜理才能自樹立卒能光大先人之業而孺人為之總其成焉姑以九十三而終孺人率諸子治喪吊者盈門數郡畢至觀者嘖嘖稱羨以為孺人之起家為足多云當是時諸子既豐裕且彬彬有儒雅風鄉黨皆敬畏之偶有強隣忽加侵侮孺人戒諸子勿與校終

亦無患族人有數楹之屋無力修治豪強几併者數矣孺人捐資
助之而族人賴以安佃有負租者欲鬻男女以償孺人悉免之佃
皆感泣不已嗚呼婦人而能以孝事姑以勤起家以慈成其子之
令名可謂難矣至于懲小忿而不爭人有犯而不校富而能施困
而知恤自非明于大義偉然稱大丈夫者而能如是乎哉孺人真
可謂女中之英矣歲丙子十月年方八十以壽終于家有子五人
能世其業



